

讀書劄記卷一

書說命惟數學半故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
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
後能自彊也二者無窮達無老少無人已內
外惟理所在以求無不足與困之患而後在
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焉余
不敏且老於義理進脩盖嘗玩索而未能深
得其味每驗諸動靜考諸前言若或會通啓
悟洎諸生來質疑而考異者必參訂其是書

楊

國

書

卷一

讀書

劄記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

卷一



而存之蓋取橫渠有開劄記之意管提學副
使陳君則清與諸生段以金輦交請以喻各
學生徒因併就正於有道若以其言為不可
易則烏乎敢嘉靖甲午延陵徐問志

程子曰乾天也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以形體
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則謂之鬼神以
妙用則謂之神以性情則謂之乾愚謂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性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情也故
受形天地者謂之人身係綱常有天下國家之

責謂之主其精氣魂魄得於陰陽者亦為鬼神
心統性情涵動靜妙運不測處故亦謂之神此
人之道可以參天地也

周子論太極陰陽分動靜至謂動極復靜靜極復
動愚觀十一月冬至子半是初動而生陽至於
壯夬遇姤一陰生而歸剝是動極而靜也自十
月純陰隨至於復其動之端倪易謂見天地之
心是靜極復動也動靜互為其根中間陰陽變
合而生五氣五行播於四時散為萬物其跡可

見

易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蓋三才之理始終不過太極生陰陽剛柔為動靜闔闢隨理卷舒生生死死以終始萬物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知其說所以能作易與天地參矣

天體渾淪輕清積氣南高北傾側輪而左旋其旋有九上軟下堅道家謂之剛風其氣最緊以二十八宿定布為天之體日月五星為七曜皆運乎氣機行止各有躔度隨天左旋地北高南下

相亟乘之者氣也故冬陽氣在下而水温夏陰氣在下而水寒春陽氣達而草木萌動秋陰氣肅而百卉隕落陰陽雜亂氣不收斂則有冬花胎殞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蒸則有地震陽火煎熬陰脉枯絕則有川竭山崩蓋地以剛柔之質隨陰陽闔闢而用其形耳易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以其隨天引御貞合則和睽雜則瀉而生異矣陰陽二氣程子朱子皆云如兩扇磨其齒不齊磨來磨去物之出者參差萬變巧歷不

能窮也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
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是也朱子曰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
缺處有限又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又曰康
節言天依形地附氣天理無外以其形有涯而
氣無涯也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
矣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愚謂
天之中極南北以日道有度分而知其數八極
之外水氣交蓄便不可窮然以天運在內之常
度約之於外似亦不可委諸恍惚汗漫而不可
知矣

前輩李文達以天一日轉運一遭豈有無邊際既
有限不知限外又是何物雖再有千萬箇天也
無了期誠不可知而可疑也愚謂天能化生人
物各全具一太極人之形體上顛下趾四肢之
外更無餘物天地人之一大軀殼也故周流通
徹只是一箇理氣數氣盡則數盡數盡則理亦
盡而無餘矣故觀諸夷圖海外之國其人形體

各異唐太宗收骨利幹其地夜易曉至熟一羊
胛而天明蓋天地氣脉到此已盡不能蔽日矣
若以為別有物則是天地之外又別有天地無
始終無晝夜剝復日月無升沉無三元之會至
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恍惚虛無亦將何所底
極哉善乎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何所依
附曰自相依附斯言盡之矣

攷書璿璣註及諸儒論天體至圓而動似鳥卵包
乎地外地體至方而靜如卵之裹黃處乎天之

中故曰渾天儀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制起於
漢耿壽昌鑄銅為象宋錢樂始鑄銅為儀趙宋
為儀三重曰六合曰三辰曰四遊蓋以天半覆
地上半在地下而左旋不息北極出地三十六
度常見不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南
北極為天之樞紐子午相對只此處不動如磨
臍然乃天地中至極之處也高高正當天之中
極南五十五度當高高之上天居地上見者一
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其渾天分野高高

極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
日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天在
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
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南下去地三十
一度而已是冬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
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
大率也自天皇氏始制天有十干爲幹爲母地
有十二支爲枝爲子以定歲之所在黃帝命大
撓探五行占斗綱始定支干相配爲甲子如言

闕逢干攝提支爲甲寅歲又以十干爲歲陽十
二支爲歲陰蓋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天有
陰陽故二其五而爲十地有剛柔故二其六而
爲二十十干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
有剛柔也堯曆象以日月所會爲辰其所會二
十八宿經星之次舍取其中星初昏爲候而考
之以正四時如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爲蒼龍
以次舍而言則房心爲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
井至軫是爲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虛

者北方七宿之中星也昂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其四方之星隨時轉動復以斗柄所建指之處而定十二月焉至於考日景之長短漢天文志曰日有中道黃道也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表而景長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立表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晷景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寒涼也故日進而為暑退而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

橫渠以天左旋日月亦左旋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機動非自外也七曜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回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順天少遲則反右矣朱子以其言為至

精小雅十月之交註以日行遲月行速皆右行於天乃舊說非也蓋天行甚健從東方角起一日一夜於天之內繞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其外四遊以薄四表而升降於六合之外日月亦從角起日行健次於天亦左旋一日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却比天退一度趕天不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進度周得本數而日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

而成一年月亦左旋一日夜行不盡前數比天退了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奇爲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一歲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而三百四十八日不盡周天十二月內二十四節氣故置閏蓋日與天會而天多五日爲氣盈月與日會而月少五日爲朔虛合盈虛而生閏焉故一歲閏則餘十日有奇三歲閏則餘三十二日有奇

五歲再閏則餘五十四日有奇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日月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筭只以退數筭之故謂右行者錯也又如天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雖都左轉只有急慢便覺日月在右矣又按漢張衡周王朴隋張胄元及朱子諸說以日行黃道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南白道二出西青道二出東皆斜入黃道內并黃道而九可見日行一道而速

月行八道而遲也月道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出其旁黃赤道當天中南北合縫處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月道交給黃道外十三日有奇入經黃道而與日會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各十五度其交朔時於東西十字路頭相遇若月或在黃道之南少有盈縮從邊而過或雖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如人秉燭在內而執扇交過不相揜故皆不蝕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去十五度以下月在內日在外日躔月道被月在

內遮揜故爲月之陰魄所掩而蝕至望時日與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火日外影其中實暗而微謂之暗虛月爲日暗虛所射故亦蝕也詩註謂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使陽盛陰衰當食不食却是道理

月盈虧之法曆家以爲月朔去日遠魄死明生望去日漸近故魄生明死朱子曰此說誤矣書武成曰旁死魄爲朔二日康誥曰哉生魄爲望十六日恐曆家因是而襲傳之耳沈括言月本無

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滿隋書云月日光照之則見日光不照則曰魄故望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初鉤與虧爲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其說頗近似之但月旣爲陰精所聚自然有魄其爲日所照射而光生亦當有漸至望則全照而光滿矣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盖有一定之理

數焉恐不可專以形跡相望爲據書稱生死蓋以日之照見與否而言非真能生死也至於月中影子即是所聚本然之魄光滿而魄見焉恐非先儒所謂山河之影也若以爲山河影子日爲陽光其照尤遍能無影乎明者宜更詳之

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蓋四時氣也五行象也四時各分九十一日有奇爲一時之正而五行則以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而土則分旺四時每季十八日有奇李氏希濂曰水火者陰

陽變合之初氣至精且盛者也故爲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故水又爲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華而踈金實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爲金之先也土則四者所以成終而成始也然辰未戌丑土旺之月辰未爲陽戌丑爲陰陽則生陰則成春木氣盛則土爲之傷夏火氣盛則土爲之息故季夏本土旺而又加以火爲尤旺故能生金而爲秋也

按五行家金生於巳蓋辰之所生也但孕育方微至季夏方成體而壯耳此言五行

相生之次也張子曰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土之華實也木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清於水之濡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此言五行之相爲用也朱子以爲張子說得最好雲峰胡氏曰春

屬木夏屬火至秋火克金者也水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又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金冬水至春水生木者也水土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生生克克變化無窮此言五行生克之道也

蔡氏以黃鍾爲聲氣之元制律管長九寸空圍九分積九九八百一十分蓋九者陽之成也九爲老陽取其變而生陰也其管一龠容秬黍中者千二百實九龠容黍萬有八百實以統陽律六

陰呂六應十二日月所會之辰自十一月黃鍾
之子以歷十二月大呂丑正月大族寅二月夾
鍾卯三月姑洗辰四月仲呂巳五月蕤賓午六
月林鍾未七月夷則申八月南呂酉九月無射
戌十月應鍾亥所以通陰陽消長十二辰之氣
也其陽律三分損一隔八從下生陰呂三分益
一隔八從上生陽以率乎陰陰以從乎陽陽大
陰小損益盛衰之理也自黃鍾爲初九下生林
鍾爲初六林鍾上生太族之九二太族下生南

呂之六二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下生應
鍾之六三應鍾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下生大
呂之六四大呂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下生夾
鍾之六五夾鍾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下生仲
呂之上六陰陽六體易卦六爻之位也五聲皆
從黃鍾起故爲第一宮宮爲中央以暢四方下
生林鍾爲徵爲南方夏火爲事上生太族爲商
爲西方秋金物盛當傷下生南呂爲羽爲北方
冬水爲物舒毛翼上生姑洗爲東方春木爲民

為蒼龍之角蓋黃鍾聲濁而長故漸以清短五
音節之俾清濁高下遞應而和迭相為經也其
宮與商角相去各一律則音節和惟徵羽去宮
二律則音節遠故於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
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
高於宮故謂之變宮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
得九以九歸之以從五聲古人謂之和繆所以
濟五聲之不及也考周禮圜鍾侈約之制容陸
斛四斗斛即量以銅為之內方外圓深廣各一

尺左耳為升右耳為合下足為斗起於黃鍾之
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也
鍾之廣長準度度以銅為之長一丈廣二尺高
三尺始於黃鍾秬黍之廣度之如十分黃鍾之
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度十度
為引也權衡亦起於黃鍾一龠之黍重十二銖
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積三百八十四銖
至三十斤為鈞當月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銖當萬物之數四鈞為石重百二十斤以象十

有二月之數則量度權衡皆起於黃鍾以爲則也國語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單穆公諫之周禮典同掌六律六呂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是十二鍾及凡樂皆準律也故伶州鳩曰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大不逾宮細不逾羽革木一聲是八音皆依乎五聲而五聲又準乎律也又太師教六詩曰風賦比興雅頌以六德爲之本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詩歌其聲長短亦必合六律

五音也夫古帝王建中和立皇極厚典庸禮聲律身度以爲禮樂之本而其制律作樂又足以通天地陰陽五行四時十二辰八方之風節宣其氣俾無滯陰亦無散陽奏之郊廟朝廷以禮天神地示百神王出入奏王夏聽之以平其心中和以平其氣仁義以平其政達於天下以和其俗宜其位天地而育萬物也

張子論雨雲雷風皆本陰陽二氣其理然耳然未及乎地之剛柔與五行變化若無所繫屬邵子

觀物內篇以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雨
風露雷變而地化盡之矣要之陰陽成象剛柔
成質五行變化運用隨之易曰山澤通氣雷風
相薄則知雨雲風雷皆出乎地八卦方位蓋分
繫五行剛柔之質而動於陰陽二氣之變所以
盡天地之用也至於時暘時雨而雷出不震者
又係君德中和之極所感召耳

中庸言鬼神之為德易所謂鬼神之情狀是也乾
坤闔闢所以為晝夜昏明為寒暑進退為日月

盈虛為風霆流止為萬物生長收藏榮枯動蟄
者是也在人則為氣血為魂魄為語默為作息
為寤寐呼吸死生者是也本之陰陽氣機變合
而生五行消息屈伸其間體萬物無乎不在顯
諸仁藏諸用故張子以為良能然皆原於太極
之有動靜而生陰陽以成化育道涵乎器器形
於道真實無妄自然而然故言誠之不可揜也
延陵季子葬其子於贏博之間號曰骨肉歸復於
土命也若魄氣則無不之也與易精氣為物遊

禮記卷一
三
魄為變意同故孔子以為合禮子孫為祖宗遺
魄若祭以誠意求之則氣有可合之理故以蕭
合羶薌蕪之使臭達墻屋以求神於陽以鬱
鬯酒灌地以求神於陰亦此意也

讀書劄記卷一

詩書劄記卷二

揚州
荆州
衡山
華山
交州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東南曰揚州其山鎮

曰會稽在今浙江正南曰荊州其鎮曰衡山在

湖廣衡山縣河南曰豫州其鎮曰華山在今陝西正

東曰青州其鎮曰沂山在今山東河東曰兗州

其鎮曰岱山即泰山在今泰安州正西曰雍州其鎮曰嶽

山即吳嶽在今陝西醜州東北曰幽州其鎮曰醫無閭在

遼東河內曰冀州其鎮曰霍山在今山西正北

曰并州其鎮曰恒山在今大同府渾源州是槩言九州之



山嶽也不言徐州疑併入於青不言梁州疑併
入於雍豫也詩嵩高註以南嶽為霍山職方以
爲衡山葉氏曰漢元封五年巡南郡禮天柱山
一統志衡山有天柱峰六安州有霍山號曰南
一名霍山一名天柱即漢武帝所封嶽是以衡山神遠移於霍山也以為一山兩名
者失之王制有恒山衡山而不言太華嵩山以
南北所至山而言舜典有四嶽而不言中嶽以
巡守所至四方而言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
恒山為北嶽衡山為南嶽嵩高為中嶽蓋嵩高

之方外也職方不言嵩高周在五嶽之外以雍
之吳山為嶽山皆有不同五代失河北之地至
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有乃以真定府曲陽
縣之恒山為北嶽

國初定鼎建康祀典肇以泰山為東嶽沂山為東
鎮衡山為南嶽會稽山為南鎮華山為西嶽吳
山為西鎮真定之恒山為北嶽醫巫閭山為北
鎮嵩山為中嶽霍州之霍山為中鎮後遷

都北平則真定在其南故仍以渾源州之恒山為

北嶽其餘嶽鎮皆如舊云

臨川吳氏曰天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也朱子曰河圖言崑崙地之中也又曰冀都山脉從雲中發來蓋太行山一千里河東河北太原晉陽諸州皆左旋其趾山後即忻代諸州上黨即今潞州春秋爲赤狄潞氏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過河便見山在半天如黑雲然故曰雲中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

一條黃河環繞平陽即河中府蒲坂山之盡處

堯舜之所都也泰山聳於左爲龍右畔是華山

聳立爲虎自華至中嵩山

嵩爲中嶽獨高當天之中又曰秦室在河

南登封縣爲前案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

及五嶺

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

又爲第三四重案又曰前

代多都關中以黃河左右旋繞近東止有函谷關一路可據爲險其山皆自蜀漢來至長安而盡又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又自嶧冢漢水之北

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又曰岷山之脉其一

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

度桂嶺者則包湘衡岳源而北經袁江西潭之

境以盡於廬阜匡廬在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

嶺即梅嶺屬江西大庾縣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於建

康今南其一支則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

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廣東也又曰仙霞嶺

在信州今廣信府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為臨安今杭

州山從天目山發來又發去為建康又曰江西山皆自五嶺

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

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

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皆北流故江浙冬寒而

夏熱愚謂古今言方輿者必本之山川盖以山

為巨鎮水為藪澤建邦樹都恒守之以為固先

儒謂山為水之綱水為山之紀而洪河大山亦

天地間大界限也然論險者每言關中左殺函

右隴蜀為四塞之地東制諸侯如建瓴水而楚

漢以後爭天下者常得斬關而入次言巴蜀劍

門爲天下壯而晉鄧艾之兵從陰平趣涪卒亡
後主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孟
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至今讀其言尤信

潮汐古洲馮氏取禮記致口曰朝致月曰夕江海
之水朝生爲潮汐至爲夕日太陽也歷一次而
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
茲望潮汐應焉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
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月東

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
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朔後三日明
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
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
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消長不失其
時故曰潮信邵子曰海潮地之喘息也所以應
之者月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間東西爲緯南
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
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黃瑞節曰先儒論潮則

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水浮則海水縮而為汐其說與地氣四遊春夏秋冬升降不越三萬里相為表裏而獨取余襄公海潮圖序以為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長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長乎南北一月則潮盛乎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乎春秋之中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沉也愚謂以上諸說皆

不同但天一生水體陰而生於陽周流進退於地之外天之中恐未可專以繫月為消息也若以為元氣升則地沉而水溢氣降則地浮而水縮則原隰地形古今如故未嘗有見其浮沉也朱子經緯之說蓋天地間一大條段五行之氣皆消息盈虛其間而況於水平乎但月加子午陳氏既已疑之而卯酉則日月升降之處也惟馬氏以日月晦朔陰陽消息潮汐應焉似為有理又以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於地中水會月而生

潮及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皆本諸舊與余襄
公序說同要之水為天地脉絡陰陽所鍾消息
盈虛與元氣相為循環終始雖類從於月而其
氣未嘗不通於日况月臨卯酉亦日暘谷崦嵫
升沒之候而月得太陽之精而有光水因朔望
之光而生潮則其氣機感動未始不相因也故
月合朔陰陽之精所會而為辰氣進而長水為
浮物與氣升降而為潮春秋時當水盛故潮尤
大嘗聞之江海居人遇潮之日雖瓶罌注水皆
浮溢而出於理亦可見矣

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蓋地西北高東
南下江海百川所聚海水周於地之四維其流
東極氣盡故歸墟尾閭如沃焦釜北海路最遙
至極盡處疑與天浮接也東夷女直為黑水韃
韠之後國有長白山其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
至遼東朝鮮國為鴨綠江南入於海北流為女
直混同江經金會寧府達五國頭城北東入海
西夷黑水出漢張掖郡鷄山今甘州南至燉煌

今肅州過三危界梁雍二州之間程子以為即

西珥河與漢志葉榆澤相貫漢武開滇嶠今雲南為

滇其地古有黑水舊祠而知之但今水渟滯不

入南海也中原之水惟黃河來最遠攷禹貢註

及諸儒說黃河一自于闐國葱嶺一自西吐蕃

之崑崙山發源合流二萬一千三百餘里東北

與積石河合屬漢金城郡西南羗中而至龍門

河渠志一統志皆云出今西番朶甘衛西直四

川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西北

一千五百里有水從地湧出泓方七八十里高

瞰之若星列俗傳為星宿海尋匯為二大澤復

豬曰哈刺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蘭也里木二

河東北流經崑崙山之南為九渡河水清騎可

涉貫山中行西戎都會為細黃河水流已濁統

崑崙山之南折而東流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

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屬陝西

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又東北出沙

漠經三受降城東勝諸州又折而東南入董州

今山凡九千餘里乃元學士蒲察篤實所窮

而得之夫學術義補亦據此當以志為定禹治

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

西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從呂

梁北鑿龍門以殺水勢西因其廼流之性而導

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

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于

大伾大名府濬縣北過洛水真定藺州至于大

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深三州之地北分其勢播之為九河復

同聚一處為逆河蓋迎之以入于海簡潔一水

先儒誤分而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

文近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

平原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

定王五年河徙砮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

棗東潰金隄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

溢平原屬德州徙頓丘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州

界注鉅野屬濟寧州即大野通淮泗河始與淮通尚未入淮元帝

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唐州

舊屬清河郡 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溢勃河清

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玄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

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揚劉

今東平之東阿縣揚劉鎮滑之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

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温

縣滎澤頓丘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

城界即今徐州入于淮自此河入淮之始真定時決鄆及武

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

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強

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

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為金所據金獨受河

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隸壽

亳蒙城懷遠之間元時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

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臣

建議䟽塞若今會通河乃世祖所開以通漕運

隨時救蔽而已當時九河逆河故道久已淪入

于海滄州接平州程子以為正南山有名碣石

者在海中去岸五百里今平原有馬頰河形存

沙渠其跡尚可攷大伾之北不行矣我

朝洪武中決陽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南至頓城
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故道復
淤末樂中䟽濬稍引支流自金龍口入臨清會
通河正統間又決滎陽天順間決祥符弘治間
分流爲二一自祥符經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
荊隆黃陵岡經曹濮達張秋鎮入海尋命重臣
治築黃陵岡等口以塞張秋乃䟽爲二流一鑿
蒙澤孫家渡至朱仙鎮經扶溝通許壽潁諸州

邑合渦河至下鳳陽亳州達淮一䟽賈魯舊河
由曹州出徐沛以通運河合淮俱入于海正德
間決曹縣者再嘉靖間河歲爲交患屢遣重臣
治未底績濫溢於金鄉魚臺出沛縣之飛雲橋
南下徐邳十三年復塞由新開趙皮寨口盛流
合渦河入淮故道今始復矣雍州之水自西近
塞內玉門關至蘭州北東至華陰皆黃河繞帶
又有弱渭涇汭漆沮澧諸水弱水出吐谷渾界
窮石山自張掖郡刪丹縣西至合黎山與張掖

河合餘波入于流沙涇出平涼府峽頭山經西

安府邠州涇陽至馮翊陽陵縣今高陵縣入渭渭出

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流入咸陽南至華陰入

河汭出隴州弦蒲藪入涇漆出扶風古漆縣北

經同官至耀州南合沮沮自坊州昇平縣北子

午嶺延安府宜君縣出富平縣合漆澧出扶風鄠縣終

南山亦東至咸陽俱合渭同入於河冀州之水

黃河自陝西西北來經古蒲汾平之間又有汾

衡漳恒衛沁諸水蔡傳以汾出山西太原靜樂

縣太岳山即霍山至平陽府靈石縣東入河漳水二

一出上黨之沾縣大龟谷太原府樂平縣名為清漳一

出上黨之長子縣發鳩山屬潞州今改潞安府名為濁漳

即衡水俱東北流至河間阜城東光縣入海恒水出真定之曲陽

縣東入滏水至保定之高陽縣入易水晁氏以

西南流至真定行唐縣東流入滋水南流入衡

水衡出真定靈壽縣東至滹沱河恒水在陝西

者出吐谷渾界入臨洮因名洮水入于黃河在

真定者出衛輝府輝縣滏水出渾源州恒山南

言言身言卷二
流入真定之定州至保定高陽合易水易出代
州經保定之易州安州至高陽下與曹徐滋沙
諸河合至雄縣南為瓦濟河過直沽入海滋則
出大同府之靈丘縣迴山經真保之行唐無極
深澤諸縣東南流滹沱河出鴈門代州東流從
真定至東鹿深州青縣合輝縣之衛河俱入于
海北京之水曰玉河出玉泉山經

大內出都城注大通河至白河與盧溝河合盧溝
河出大同府桑乾山經太行山今順天宛平縣

界出盧溝橋東南至看丹口分兩流一至通州
入白河一經固安武清縣至直沽與衛河合分
南北入海白河出密雲流入通州與盧溝河潞
河合潞河自塞外丹花嶺分流合螺山鮑丘諸
水為東西二河俱合流入海沁水發太行山東
北經輝縣合衛河入運又東南流下徐呂二洪
合黃河入淮豫州之水黃河自山西蒲州平陸
入境經河南之段鄉靈寶陝澠池新安濟源孟
津孟鞏溫汜水武涉河陰原武滎澤陽武中牟

祥符尉氏陳留通許杞太康睢寧歸德諸州縣
至南直隸鳳陽亳縣合馬腸河城西北合渦河
其支流有四大槩交錯於祥符尉氏扶溝商水
項城通許太康與南直隸壽州朱仙鎮之間或
溢兗州出沛或合渦河入淮又有伊洛瀍澗滎
波孟豬濟衛淮諸水伊出盧氏縣東南善傳以
此山在盧氏入於洛洛出陝西冢領山亦經洛
陽縣瀍出洛陽穀城山澗出澗池白石山經新
安縣皆會於洛合流至鞏縣入河濟即沆水出

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二源分東西流歷虢公
臺至溫縣入河復出其南溢而為滎即滎東出
于陶丘之北在館陶縣又東至于菏在今曹州地東北
會于汶即今汶縣又北東入于海波為洛水別流
孟豬在虞城西北濟之別流衛出河南衛輝府
輝縣從大名之內黃濬縣出與滹沱淇漳諸水
合臨清之會通河北流至直沽淮出唐縣東南
經桐栢山潛流三十里復東出經汝信東流會
沂泗俱入海兗州之水其地最下今曹魚為黃

河下流又有濟漯樂雷夏澠沮汶泗淄濰濟出
河南濟源漯出濟南之長山縣長白山西北流
經章丘新城諸界樂出歷城縣入濟雷夏澤在
濮州雷澤縣澠沮二水之別流自陳留浚儀陰
溝至蒙爲澠東入于泗泗出兗之泗水縣陪尾
山經曲阜至濟寧分流南入徐州北入會通河
又出鉅野受沛水下流于睢即沮水汶有三源
至泰安州靜封鎮合而爲一經寧陽平陰汶上
又西至東平州注于濟經東阿濟寧入會通河

淄水出今青州萊蕪縣原山達臨淄東至壽光
澠水出瑯邪郡今諸縣經高密昌邑濰縣東北俱
入海荆州之水其澤藪曰雲夢跨江南北八百
里又有江漢川九江沱潛江水發源於梁州四
之岷山青城諸山之陽出今茂州汶川縣東別
爲沱經叙瀘重夔入瞿峽過巫山出湖廣夷陵
州荆州至于東陵岳州府巴陵縣合洞庭過漢陽府合
漢水至黃州江西九江府合彭蠡鄱陽湖經安慶
池州太平應天諸府儀真通州入海漢出陝西

漢中嶠冢山之下始為氏道縣東源漾水東至

武都為漢過武東今武當縣中州為滄浪之水過三

澨即郢州今承天府至于大別山今漢陽入江經黃州九

江合鄱湖諸水同趨入海九江孔氏以為潯陽

非是沅辰漸元叙酉澧資湘九水是為九江皆

合于洞庭過巴陵合川水入武昌合漢水東南

下入揚子江衝北岸甚急與江水俱入于海揚

州之水北至於淮東南至於海東合江西江東

諸水經豫章之南贛汀吉合衡耒長沙別派入

袁州出臨江會贛水入洪都合瑞洪所聚饒撫

信南康諸水於鄱陽今江西九江府蓋名其入

口處與前江漢諸水同趨建康今南京蓋諸方水

道所湊東南合蘇松常三郡水匯而為震澤在吳

縣南五十里又吐納宣歙金壇宜興洮滬湖同百瀆

西來衆水而下溢為三江吳江界於吳松江震

澤之間去吳松江七十里分東北流者為婁江

東南流者為東江其常之靖江則接建康之

水入海北為江北通泰至海門縣而入海所謂

江漢朝宗者也禹時江淮未通賦汭于海至吳夫差與晉會盟黃池始開蘇之邗溝今爲運河自常之孟瀆鎮之京口以通于江江自揚之儀真亦開溝以通於淮隋因廣之今貢賦皆自江淮以達于

京師也二廣古百粵漢交州部廣西之水一曰灘江源出海陽山南流五里與末州湘水北分爲二故曰灘又名桂江合癸水至桂林城下合相思江入昭潭今平樂府會平富樂荔臨賀諸水

至梧州爲府江一曰左江又名藤江發源交址至古邕州今思明府經容縣合容江經藤縣合繡江經南寧之合江鎮與右江合入橫州又名鬱江一名右江又曰黔江源出雲南廣南府之富州西洋江入廣西田州經象州今柳州合柳江至南寧府之合江鎮與左江合二江合入潯州大藤峽出爲潯江貴州古羅施鬼國其水曰盤江源出四川烏撒府普暢寨東經古夜郎地又爲黔中隸牂牁郡今普安州東北下流入安南

衛經廣西泗城州入慶遠府烏泥江下合柳江
即為右江以上三江分合為二入梧州大江即
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是也西流
經廣東封川德慶合肇慶之端溪江又名西江
至番禺流入于南海廣東省之東南皆大海其
水一出惠州博羅縣西流者為東江一出江西
大庾嶺即梅嶺者為滇水漢武時楊僕為樓船
將軍擊南越出豫章下滇水即此至韶之英德
為滇陽峽一出湖廣柳州經武岡南入南雄之

樂昌為武水又南為滇水合而為曲江過三水
縣與西江合即上漢謂牂牁江也皆合至於南
海縣入于海雲南古西南夷犵鳩地其水曰滇
池周五百餘里出澂江高明盤龍等江九十九
泉源廣末狹若倒流者故云滇漢武欲伐滇國
於長安穿昆明池象滇以習水戰故亦以為昆
明誤也大理之葉榆河即西洱海及瀾滄諸江
其流不出本省惟廣南西洋江則由廣西經右
江入于海其四海之水北海極遠不可窮東北

至於朝鮮東至於登萊東南至於閩浙島夷日本
流球南至交廣瓊崖又南至於安南占城真
臘等夷國而西南至於交趾云

讀書記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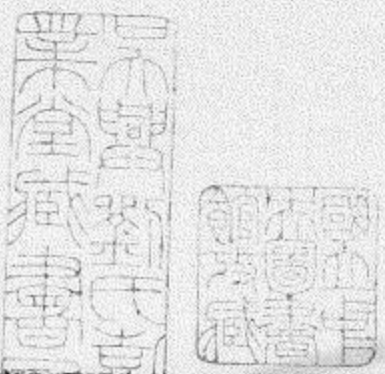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書劄記卷三

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與他處道字不同人物所
由以生之理所謂立天之道是也其繼就是根
頭發育處理猶全粹本無不善故繼之者善也
然其陰陽變合中有五行隨這理出人物所由
以生蓋稟具而為性也

人於理只作個渾淪的物事看蓋中有根柢相切
近處條理井然故謂之理在天則太極為根元
亨利貞森然備具在人則心為根仁義禮智咸



有頭緒如草木花葉凝氣於茲分類卷舒而出
至於發生條暢其理莫不由之詳體可見

程子荅張思叔子在川上云道無窮怎生一篇無
窮便道得他愚謂太極之理乘以陰陽五行之
氣流行於今古兩間為山川為人物為寒暑晝
夜其本由化機不停橐籥運動莫非道也蓋無
形之理寓於有形之器川流亦道中之一器耳
若人能默識心通則眼前道理皆能見其活潑
西銘自乾稱父至顛連無告者也見人與天地萬

物為一體的道理自于時保之至匪懈言人所
以事天的道理中引舜禹申生諸事以實之後
言聖賢所以如此者蓋知天所以成就乎我而
我當盡事天之意

張橫渠謂氣块然太虛一段言元氣升降飛揚不
息皆本陰陽有機所以發動有始故能成終風
雨霜雪山川又指其迹之著者以見其微也

程子謂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以其初動靜
生陰陽故萬事萬物其形其理皆無出此二者

故有對皆自然也

先儒謂心統性情又謂心如穀種又謂心者性之
郭郭大槩性爲人所稟受於天之理而具於心
心則種此理仁義禮智皆所栽之穀也然不可
見皆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以發其苗裔
則心非特爲性之郭郭又爲情之戶牖氣則爲
其致役奔走而周旋者也

人性稟受理氣原不相離氣質中則有清濁善惡
耳故孔子不曰同而曰近然上帝賦畀此理於

人以爲性豈有不善者哉故孟子專言性善亦
以戰國時人心陷溺而不知本然之善故指以
示之如子思言天命之謂性是也孔子舉其全
孟子究其本然君子不謂性命之說則又若兼
氣質而引之於義理充之以四端爲着力工夫
求歸於善之意

聖人同於人而超乎萬物皆自其性中充滿流溢
而出自親親以及乎民物上下感通無不周遍
初非有我之私所謂大同也只此就是踐形一

讀書錄卷三
三
個樣子若稍有間隔不通便與天地氣象不相似

程子論易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謂天命流行而生人物始有性人生而靜道理蘊而未感故為天之性感於物而動為性之欲欲即喜怒哀樂之情也若以靜推而上之則為造化未形時只是一團氣涵理在故不可言性言即墮形氣中非復性之本體矣

孟子謂存心養性四字精密二事雖開說而義實相因性本天賦仁義禮智信純粹真實的道理而寓於心有感則情動隨物而遷心有存焉者寡矣心既不存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故存心所以養性養性所以奉若乎天之所以與我之理即子思子所謂尊德性易所謂成性存存是也良心既存物不擾動大學之有定易之良其背不獲其身時也定而虛虛而明一真自如中庸之謂中大學之謂靜易敬以直內時也由感而動出皆當理易動以天為无妄中庸之謂和

時也由是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五常自行
及於仁民愛物而萬事各得其所孔子所謂一
以貫之時也故存心養性工夫其效甚大

性字訓義從心生以人心具此生理而實不外乎
氣也程子以爲性出於天才出於氣然才亦根
於性之理必於氣以發之故高辛氏子八元之
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蓋以德性用事是何等
才也若專以氣用事則闇於理義爲剛狠給慧
而非所謂稟受之才矣孟子所謂非天之降才

爾殊與不能盡其才者也可見

明道答橫渠定性書大意動靜皆定不留將迎不
繫內外此性所以恒定也次言無情者定之本
順應者定之用旣無情順應自不須除外誘除
則增一套事易所謂至賾而不可惡也引易艮
止爲內定孟語不鑿爲外定故兩忘無事靜而
明通如聖人順應喜怒之常在於物而中無所
係也後言忘怒觀理乃學者求定工夫而用力
之要莫切於此

人心有性猶良田之有美穀也穀得地氣而生長成實以利民生阜財用洽百禮其功用甚大而用力不能不資乎人故培土以厚苗根引水以資灌潤存養之事也時加省視以知其旱澇所侵稂莠螟蟲所害省察之事也隄防宣洩芟柞祛除俾無所傷以遂其長養之性而獲收成之功克治之事也人心生理稟於元為仁故曰穀種實則相類知此則知所以當存心而養其性矣

或謂人心本無靜氣化流行亦無靜時愚觀易繫辭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非靜無翕其動非動無關其靜乾為至健而有動靜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為無靜非也

人心存養不厚則德不聚出皆支離未能順理易以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皆自外而內退藏於密之事下言精義入神窮理入於微妙如中庸之盡精微乃為致用之本利用安身順而利往如

易義以方外乃爲崇德之資此正是内外交相
養之道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中程子曰不可求
即是思思即已發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
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何如曰不可既
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後來羅豫章師龜
山李延平師豫章皆以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
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想其觀字亦如
言聖人之能反觀非費思求索之謂必有默會

自得處孟子言平日好惡雖是動亦於本心未
梏之際觀之學者於此二者交用其功則天理
常存善端呈見日用動靜盖有渾合自得而不
自知矣

易无妄心有天人兩端而已天理渾然處自有泛
應端緒出來無思無爲所謂道心也若感物而
動爲性之欲既與物涉便有計較安排雖善惡
不同均爲人心也道心動皆天理真實故爲无
妄人心稍涉計較安排雖善亦妄矣察則決之

之方敬則守之之法也君子宜慎動哉

延平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心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感感斯不一矣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愚謂欲祛此病只在心有主所主又在內外一敬

上蔡欲習忘以養生明道曰不可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近乎去智助則近乎留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

良為止止乃光明如水撓之則濁止之則清水止故泥沙定而清者存心止則物欲息而天理見故光明也

天下之物水為至平雖流行不息亦各循其脉絡所在遇坎而止惟風起震蕩而後巨浪狂瀾橫出掀播舟楫傾危係焉人心雖有知覺運動而體則虛明平靜如水所以翻覆暴厲頃刻易變者氣使之然也故氣順則心平心平則所以感發而為喜怒哀樂者順應而皆和矣故曰動亦

靜君子志以帥氣靜以制動操其要以決其幾
此人心所以靈於萬物而水則隨風易動而終
滯於物也

人心爲事物所亂故常不靜而憧憧往來係之遂
如麻線無有斷頭故湏靜坐將客感意緒隨發
隨窒使心上打摺得定纔可收回收放心以居神
明之體然後隨其動靜語默存省使此心常靜
而理欲義利界限輕重取舍分明至於事親事
君事長承上接下皆湏於理義中出之若止靜

坐恰似坐禪入定

人心不可狹小須著寬大方蓄得義理下弘廓之
初要知天地萬物爲一理物我藩籬之私不枯
故大若義理有得只要存存不忘優柔厭飫使
天機活動種種見得鳶飛魚躍氣象方是灑落
若苦心極力求之反爲義理束縛雖異常人恐
於道無補也

程子謂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各因其心
之所重者更互而出愚謂如人欲立功業便有

功業事出來欲求名譽便有名譽事出來至於
出處顯晦皆然心逐事故也聖人不逐事故出
處久速皆止其所矣何動之有

太極發育品彙之根寓於一元之氣故以元名易
曰元者善之長言萬善之所由始也其動處生
陽從根而出故曰繼之者善也至賦於人即此
理寓於氣成形以有生所謂成之者性也性中
五常其端爲仁人具此生理於心原於太極惟
真實無妄故無私曲惟克周滿腔故無空缺以

生生爲德故無間斷合心虛靈故無昏昧蓋統
五常包萬善知故能覺生故能愛易曰仁者見
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宜知德者鮮矣

仁包四德故惻隱亦兼四端如曰滿腔子是惻隱
之心是也程子與謝上蔡論史謝面發赤程子
曰此便是惻隱之心蓋舉惻隱便可知羞惡矣
惻隱之心孟子以爲仁之端如草木根莖上有條
枿勾萌自然而發正大舜所謂道心易曰動以
天爲无妄是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爲人

心動以人欲則妄矣知此可以求仁

仁兼四德統萬善體段氣象極大其本根於心和
順充滿中無一偽之雜一私一塵之累雖人已
內外曠然有容若無形骸爾汝之拘隔也故孔
門罕言之雖德行如仲弓亦不輕許其仁而惟
許顏子三月不違而已其餘問仁則多以一節
或用處語之子貢以博施求仁只以推己及人
告之欲其因此以求全由勉而之安也夫抵仁
首四德而其所施中有序如在君當仁在臣當

敬在父子當慈孝之類又親親仁民愛物各得
乎當然之宜所謂義也而其品節於父子君臣
上下仁敬慈孝皆無有過不及而約之於天理
之中粲然有文以相接所謂禮也而又炳幾察
理允於彛倫物則皆灼知其所以然而無繫閔
不通之患所謂知也四者所蘊所行又皆真實
而無一毫虛偽以雜之所謂信也此理是一以
貫串若仁少了一件便不是仁義少了一件便
不是義所以易言立人之道仁義盡之矣噫人

心有是而為氣質偏蔽於內物欲交奪於外自謂不能孟子所謂自賊者也可哀也哉

人之受形稟性不同得仁者多慈祥和易得義者多廉隅愧耻得禮者多謙恭巽順得知者多䟽通爽塏得信者多敦厚朴實五行之性亦猶是也但專一而不能相通局於偏而不能會充其大故人品才器分數亦終於化物而已孔子告子路成人欲集衆長而文之禮樂為是故也若不務問學又或無禮義把捉隨處放倒為和同

為吝嗇為足恭為譎詐為鄙野其於天性不亦遠乎

天地事物之理如水有源頭木有本根方有支流枝葉自近而遠由小而巨皆謂之理若循其近處以類而推之自得肯綮節目與中之所存為一如孟子言四端惻隱便知為仁之端之類若不去充拓其惻隱發便斷歇了

春意最就觀仁陽和甘雨草木勾萌群然秀發欣欣自私不知化工之仁並生並育者也曾點暮

春童冠浴沂知此意矣

吾儒道理須知一本為統宗會元萬殊為脈絡條貫仁與萬物為一體中間自有分殊須種種理會得在俾心源活動故其出便可望時措之宜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上蔡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之人若釋氏一悟後即歸空寂無着落也

孔子告顏淵問仁以克己復禮如孔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意告仲弓以主敬行恕

如坤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意皆以二子資性高明淳厚近之後世質高者既無那古人着實克己工夫必至流放惟敬義有把握

孔子以山水比擬仁知槩言其體有動靜耳然山能發生草木吞吐雲霧何靜之有水之澄潭止坎亦有靜時道無專器化無停工人能凝養其心神靜觀乎天地萬物真見其活潑也

謝上蔡以敬為常惺惺法有提醒昏惰之意甚是復以知覺為仁如覺痛癢之類朱子以為不覺

得理底也不便是仁蓋非之也要之仁兼四德能覺能愛雖惻隱亦覺也但專以覺爲仁則未可耳更當參詳之

韓子以博愛爲仁愛只是仁之用又博流於兼愛所以道理難說學者要知理一分殊又知去私公於物我始可以求仁矣

朱子與延平論三仁事引東坡謂殷欲立微子之意涉計利害羅明仲非之而引存祀叙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此何異今甫之說三仁恐如

此正是病處昏了仁字此意甚瑩徹非知仁者不能如此道

程子以敦篤虛靜爲仁之本蓋非敦篤則無存養以凝道非虛靜則不能照物而公溥其要只在慎獨

世俗上下相接之間一套儀文皆所謂非禮之禮矣蓋其中無主只管從時徇俗又爲利害誘奪不能自信隨氣盈歎遂以成習所以中間尋不出真實辭讓禮來

程子定性書以人之情有蔽患在自私而用知故不能適道知本人性不能明照物來而順應凡有意皆自私也自私則知非當知惟事穿鑿而於性於道日遠矣與孟子論智意同

明道謂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無間斷蓋敬則仁義中正常存得立人之道人已遠近皆此敬德流通充滿故無間斷遂與易道三才並行矣又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敬之義大矣哉

朱子謂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力行皆以敬而知行之愚謂敬之功如誠之理故曰物之終始理與工夫無二致若內敬而外慢始敬而終衰非所謂敬也曾子三省曰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皆敬以接物工夫孔子言脩己以敬而復曰安人安百姓所謂體信達順之道敬德之極功也

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蓋自人心所具為體用只是一箇道理貫通天下萬事

萬物而天下事理皆來就其統宗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者是也其要只在敬德蓋敬則心不雜欲德無二三而渾融於一矣

先儒謂敬曰主一無適又曰主敬與易敬以直內較稍用力蓋為學者求敬而言如曾子以夫子一貫之道為忠恕也

書稱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制有品節防維俾無過不及之意義以制之於外則事皆合於天理禮以約之於內則性皆得其中和自外以養

內也禮以端莊整肅為體與易敬以直內義同蓋交舉而互相發耳

程子謂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若主於敬又焉有紛擾之患乎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敬之事也

聖賢論心曰靜蓋以時言曰直以體言曰中以所存言曰正以用功言敬則正心之樞紐一則此

德之翕聚也

朱子答呂子約以操存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愚謂此最切要語然主一無適爲存養工夫非禮不動爲省察工夫格物窮理爲致知工夫義以方外爲力行工夫反躬踐實亦在義方之內矣先儒反覆辯論要無出此

邵子觀物外篇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胡諸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又曰神之假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亦此意

主一無適之謂敬學者未能涵泳其義泥爲專主故好事者從而議之若與六經所載敬義迥別蓋道心本純一不雜中無妄動則不岐雜於二三心要在腔子裏畏懼收斂則不放逐於物欲故無妄動斯一矣有畏懼斯不妄適矣人所以易動而恒不得制其欲者只緣無有畏心能內尊天命之性而不敢放失外懼物欲之害而先

意防閑則敬自從此起矣敬則私欲退聽而天
理之心常存是謂涵養涵養之義如程子所謂
菜子中許多生意只須培擁澆灌方纔得成所
以成之者敬也故兢兢業業小心翼翼恭寅
畏克自抑畏瑟兮僴兮與戒慎恐懼同是一箇
意學者要以畏為主

孟子集義註以爲事事皆合於義似在事上求事
雖有理在然制之合理則本此心天理之當然
也故一念天理則爲義一念人欲則爲不義必

有事者蓋於念慮動處省察而決其幾俾人欲
遏而天理常存理與事合所謂集義也義集理
全則不愧不怍中此氣自會生自來配合故可
復還天地所以與我本然至大至剛之正氣而
無所虧欠乃可塞乎天地觀上章曰自反而縮
下文曰心勿忘又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其
義可見

百念者心之感動情之變遷緒之相因相生倚伏
尋於無端至不一矣以至眇之心而填至棼之

緒以有限之日而赴無窮之端悲夫况富貴利
達何加於我喜怒哀樂易偏其情人欲足以蝕
其天理斧其稂而戕其耕者也抑孰知人生之
性渾具於湛然虛靈之心本一而無雜也哉故
寅畏歛戢所以為敬也敬所以返多岐而歸之
一也所以存心而養性也神明其居握其樞紐
時其綫鑰以順應而不留人心焉而后一可幾
矣

讀書劄記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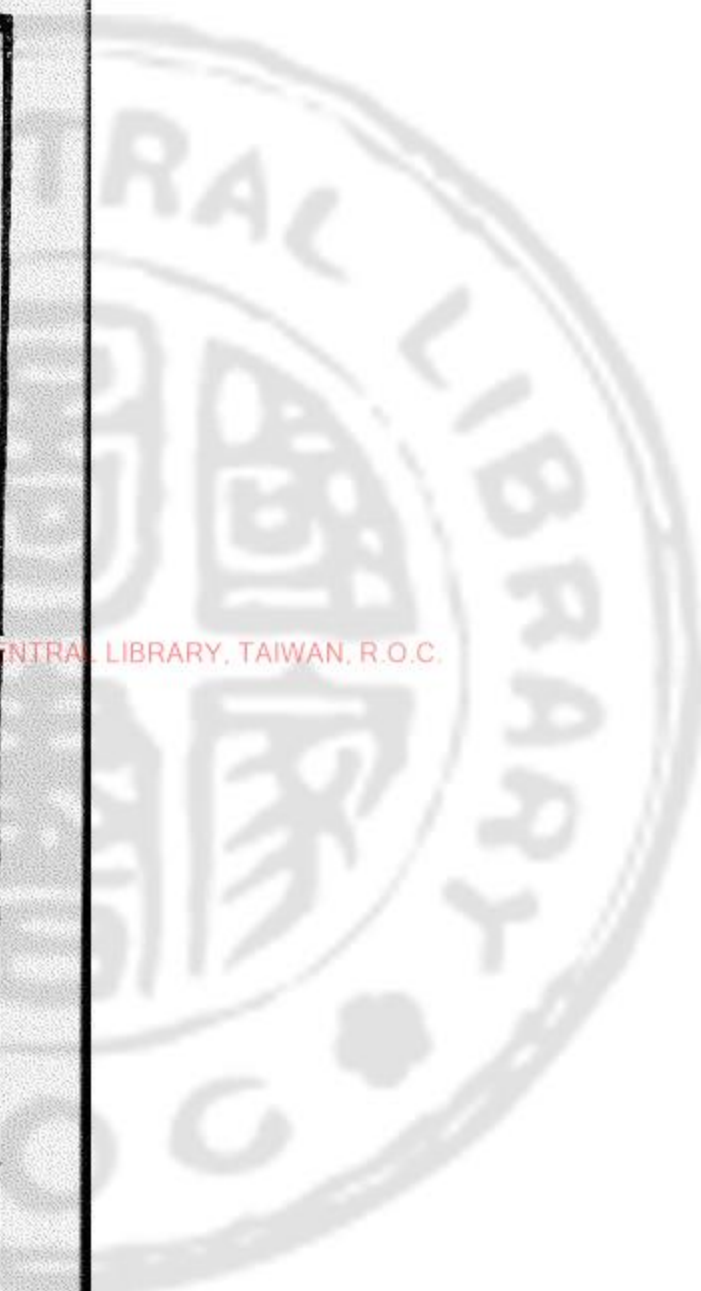
讀書劄記卷四



高
堂

延平云今之學者雖存養知有此理但且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接物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開而差矣惟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銷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愚謂此即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天機即道心也道心淺則人心易隨而動矣於此中間不可無主而有主不可不豫

孔子荅子張問行以言忠信行篤敬蓋忠敬本心



上工夫而欲於言行上求之恐其僞爲於外而不由夫心之實也如告顏子克己復禮爲仁而其目乃在於視聽言動蓋心本無私恐爲物欲牽引而蔽之也故須以志克制克如戰而勝人欲負而退聽所以全夫中之理也意亦略同程子引春秋傳謂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看來怒不留自不遷若留得怒時根在就是病自會遷也所謂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此顏子克己性情工夫到處

顏子不遷怒伯夷不念舊惡只是克己處無私心忘物我

顏子不貳過與易復卦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同言近過即復不再而有悔故天理盡還而得大善之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伊川云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延平與朱子亦嘗論此謂是積下一團私意蓋有過宜速改悔則憂虞漸有遷善之象也易風雷益取迅速之意留而不化非克己工夫

謝上蔡與程子別一年工夫去只云得箇矜字蓋
驕矜氣盈也氣盈則自滿而中無以入善切問
近思工夫須此着力

書說命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以所見
不大所得不深而義理之功止也大禹不矜不
伐顏子無伐善施勞蓋見大知進而不滿假耳
學者要大段見得又務遜志時敏則客氣漸漸
消融不矜可幾矣

克己先儒云在性偏難處克如大學正心便先言
忿懣恐懼等事誠意便先言親愛敬惰等事以
心局於氣質交於物欲牽引固滯遮了天理故
克偏最難要從此上省察其然力掃而蕩去之
而後吾心所具之性爲天理本然者可復矣若
留而不化任其自用一種根苗隨處生發而爲
害人已皆無益也

六經克字訓能不言勝私至孔子始言克己聖賢
工夫亦恁地着力

或問不矜伐固是盛德聖賢皆然禹稱洪水懷山

襄陵子乘四載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弼成五服
各迪有功夔稱作樂以詠祖考來格群后德讓
鳳凰來儀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
允諧孔子春秋書叔孫墮郈季孫仲孫墮費齊
人來歸鄆謹龜陰田皆若嫌於自伐者何耶曰
聖賢不矜其德也據有而敷陳之不以小廉虛
讓遺其實者也古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固是忠
厚之道然一向以此做去恐流爲後世虛讓納
諛而公心亡矣唐虞君臣只是實德相孚吐露
無隱後世仰其形容氣象如立春風中孔子春
秋爲萬世信史當時亦嘉鄰國有悔過改圖即
與其善之意故書之非爲己也

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
爲君子小人之別消盡爲大賢又曰人知和緩
臨事反至暴厲只是志不勝氣反動其心又曰
今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故無浩然之氣又曰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
治懼非實用工夫體認不能論及此

上蔡云凡事必有根又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
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語粗而意精決與孟子
謂萬鍾不辨禮義受之兩節義同

學者知心上公私便知事上有義利張南軒許魯
齋謂學莫先乎義利之辨比之程朱論學已是
第二件工夫然於世態沉冥中要識此便能卓
然自立

朱子云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易制伏最是
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的念慮相續不斷
難為驅除今看來是如此愚謂此即所謂將迎
之病事已去而隨之未至而迎之憧憧往來者
也此而不除根討不得虛靜心學用功處正在
裏許

周子謂誠心復其不善之動愚謂凡身之不端由
心之不誠心所以不誠由所感淫邪非僻易觸
而動內有不善之動外有不善之爲如木本不
直而欲影正水源不潔而望流清無是理也與
大學正心誠意義同而復不善之動窒欲不行

不行有還反之義於學者尤有力程子動箴曰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確哉
言矣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註謂常目在之蓋虛靈之
心而五常萬善森然畢具心與理合原無私僞
之雜習染之污何明如之此即天之所命於我
而我所以爲德者本如是也古人視不下於帶
君視不離乎袷帶之間正持守此心不敢放耳
目旣在心使不走作即存養之事主敬之功頗

子之服膺中庸之尊德性孟子之心勿忘皆是
此一句於學者用功甚有力

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程子以處大震懼而不自
失惟誠敬而已觀其遇風波日心存誠敬實能
踐言

洪範所稱平康正直沉潜剛克高明柔克本舜命
夔典樂教胄子及臯陶九德中出來皆恐其過
與不及就其偏而益損之使歸於中而已聖賢
道理言語自無不同處

孔子謂不怨天不尤人愚謂天理渺茫難究故不怨天易人事物我相形故不尤人難欲不尤人必先克己

易咸程傳謂感以心蓋心無私係故虛虛中無我故感無不通如王道之皞皞也往來憧憧係其私感如霸者之民驩虞而已耳所感有限其能大通乎

橫渠謂不知疑者只是不實作心不忘學雖接人事即是實行學未至而好語變必知終有患蓋

學至疑處始知其實行不疑非行也道只在日用常行間若此心不忘而行能實雖涉人事即是道也事理有常則非聖人不可輕議權變若無禮義為之準衡揣摩臆度覲其幸中則是不知而妄語以欺人為能耳三者人情所同患學者可時時經心也

朱子荅張南軒書曰以天理觀之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

持不容間斷則雖下靜字元非此物至靜之中
盖有動之端焉是所以見天地之心者先王以
至日閉關安靜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絕物閉
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
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
者益精明耳伊川於已發之際觀之正謂未發
則有存養而已發則有可觀也此語甚精確而
猶不安於靜觀未發之論愚恐終不能遺於反
觀也

明道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在內之道是亦欲以
集義上求之盖心有裁制動無違理則理存而
邪曲之私自不能容以干吾之直勿正是行所
當爲而不計功效計則爲私意所動而反害於
直矣若曰閑邪存誠事同而功尤密學者宜並
觀之

孟子謂氣動志如蹶者趨者盖顛越急趨在氣而
欲速則亦由乎心又如人鬪狠是氣然忿憤則
發於心驅僕鬪狼僕固爲氣然其主翁爲心若

心操得其中則氣自平主得其理則僕不亂故
曰志動氣者十九言其時常多氣動志者十一
言甚少也

心具性先儒以爲郢郢於人雖資環衛而終爲二
物惟穀種之譬爲得之蓋其渾一之妙難以言
語形容只得如此名狀欲人之易曉耳夫水本
淡濟之五味而後和然其相投之分不可離也
故孟子以爲良心又曰良知良能正以其有性
之德渾合得在

張子謂孔子意必固我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以
蓋聖人之心廓然大公無有私意先存於中物
來順應何有於必事過不留何有於滯物各付
物而我之私略不有焉天地以心普萬物而無
心故與天地相似

朱子以肫肫其仁三句全體是未發的道理延平
以爲乃是體認至此達天德之妙處就喜怒哀
樂未發處存養至見得此氣象儘有地位也大
抵此言至聖之德惟至到故與仁爲一惟至靜

故與淵爲一惟至極故與天爲一與道理之說不同亦非體認所能到也但子思言天德至此却是體認到處

中庸誠者自成也一章學者多講解不同遂將道理氣脉支離殊不貼實蓋此專言人道註謂誠以心言言人實心全體此理而自成此懿物若泛指物理自然成就則於言人道無與自道不順若止孝成人子忠成人臣類亦覺得偏枯而少合一就是孝子忠臣皆由此心實欲作而爲

之故能成孝子忠臣而忠孝之道亦人所當行也又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只是此心實見得合如此做成就一箇是而已二節亦申言上意終始正如朱子所謂徹頭徹尾若囊中貯米上下充實其中稍有不到不滿則此處虧欠而無物矣三節非自成已一句正照應首節自成意故註曰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此非朱註言之實子思立言之意也

易乾道以忠信爲進德脩辭立誠爲居業蓋德不
進只爲心不實充實有基故德可藉而進如曰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言不實故立事無據言
謹則業可憑而居如曰言之必可行也內外皆
實德業所由成矣

脩辭立誠只是謹飭言語使根於理而發無不實
如曾子所謂出辭氣斯遠鄙倍意

易知至可以幾知終可以存義蓋事理之幾微纖
悉非知無以至之如大學之知至也事理之無

統條貫非行無以終之如大學之能得也

孔門教人與大學之道皆先知而後行所謂先明
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也至子思中
庸乃以天命之性言之其功則曰尊德性而道
問學疑若有不同者蓋孔門學者夫人皆知求
性故以知先之戰國時人心不知有性故揭以
示之所謂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信然
論語博文約禮大學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是知在
行先也蓋人心虛靈於理無不該貫格物窮理

則內外昭融根基已定心有定向而不外馳理可貫通而不妄應故其動皆以天而所感好要皆得其正矣後儒工夫乃在居敬然後窮理以致知却似倒做了只緣後世人心流放必收之使還然後窮理俾體用不偏要之居敬窮理二者須交致其力不可偏廢

易大畜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語以道聽塗說爲德之棄二者實相反蓋始以聞而蓄之終爲已有也不蓄則所得不聚而渾融於我以爲克

實光輝如朱子云小人趁得百錢無箇屋子亦無歸宿語最切實以其將不爲已有也若徒有操持而不考求嘉言善行以爲吾益是屋子雖存而家具虧缺未免坐孤陋寡聞之患又安能泛應而不竭哉

延平嘗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始有進耳此於靜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求中意同蓋心爲活物靜中有幾動

處方可體認與存養用敬意差別亦是此老平
日用工得力熟處故屢言也

論語以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為仁在其中朱子以
未及力行為仁猶若別有一樣為仁工夫要之
學不博則無精義以入神志不篤則無忠信以
進德切問如樊遲問崇德脩慝辯惑之事而不
泛及於支離近思則又鞭辟近裏着已而不馳
騖於高遠則知行並進存省克治交致其力內
則本心常存外則人欲退聽仁即此而在矣

孟子以學問之道在求放心朱註謂學問非一端
其要在求放心蓋指為學問中之一事而為切
要者也然學以聚之多識以蓄其德問以辨之
精察而析其幾正恐本心不存理欲混淆以此
開明知往察識求至所以復其本然之心而已
矣故學問之道只在求放心

禮曰疑事無質質其事之無所徵驗者也語曰疑
思問問其理之所未信者也此又事理心跡之
不同

先儒謂學顏子有準的愚謂顏子天資明粹未可
學惟學曾子有準的孟子答公孫丑不動心之
原歸之曾子大勇是孟子亦學曾子觀其日省
弘毅之言與答孟敬子問疾之語皆反身蹈理
極力擔當故其傳無弊也

程子謂不學便老而衰易謂日昃之離大耋之嗟
是也孔子不知老之將至者以此延平以爲聖
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疑亦見得真

朱子解時習曰重習易習坎上下皆坎陽陷陰中
維心亨故重習所以求通蓋言難也

明道謂學要鞭辟近裏着已蓋鞭策拊辟皆自外
以約其內苟不向裏面歸到已身上做工夫舉
皆爲人矣何以求仁

大抵爲學立志要遠大如曾子弘毅持志要定如
中庸擇善固執工夫要次第如行遠自邇下學
上達力行要勇如終日乾乾不息於誠若徒有
大志大言而工夫不繼便放倒行又或作或輟
恐終於墮落無補耳

程子言化物役物蓋為物所化所役不能化役物矣樂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亦此意

延平李氏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學至冰解凍釋處方是實得

朱子答林湜謂近世學者或不能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便謂吾已見之驟語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耳此後世

通患可時時深省

延平云問學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和樂之象見即是自得愚謂此正辟面蓋背處

孔子以先事後得為崇德以先難後獲為仁蓋欲學者求盡其性於難而不敢躡功於易所謂求在我者也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亦得聖門遺旨

朱子自言初為學全無見成規模後來見李先生

較說得有下落更縝密今觀延平答問朱子議
論誠有未安處得延平開悟却又見得徹

晦翁先生曰人若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
與不學之人何異李先生說大段排遣不去只
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
亦可以少安矣

伊川先生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
二等才如此便是自棄愚謂自古賢人多希聖
亦只做得二等事若取法乎中斯爲下矣

有識見者知富貴貧賤常變分不可易既能審而
爲之利害當其前輒復紛其念慮變其所守是
不能以志帥氣以義處命復同於小人之歸矣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恠神姦此非難語
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
諭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
爲物昏而溺於恠妄必矣此正聖人道其常意
陰陽壞戾物變橫生皆事理之變故聖人不語
也

人所以不能自立者利與害驅之也所以計利害者富與貴汨之也夫農工商賈各食其力利其利若無求於人而士以禮義爲學反汨沒於富貴而弗能自振孰知吾性分之貴有榮於文繡旨於膏粱所欲所惡真有甚於生死哉噫味孟子之言可以惕然深省矣

君子德存而性定其於顯晦榮辱不加焉於得失休戚不加焉有善不矜知過必改蓋虛中無我務進益者也反是得則驕泰以凌下失則伎忿以訕上善則表襮以自鳴過則文飾而掩覆理欲之關善惡之幾決矣可不謹哉

君子未嘗無怨以公以直報之禮父之仇不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共國其餘直報之而已矣言語之傷物我之形爲私怨忘怒斯已矣若以私忿傷公物欲翳明刻暴掩恕任厥橫施而一之不足以酬也夫於人已何益之有易遯六二執用黃牛之革言堅守於遯不能易也語曰篤信好學而終之以隱以見當遯者貴明

理義決去就伯夷太公其人也顏閔南容爲次之丈人長沮之隱亦未爲失只是多譏孔子易晉六二晉如愁如難進者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以遠辱也

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仁爲萬善之長善爲百順之名而孝弟又實行中之順德也順故性中而粹德和而淳天理根基藹然發見推是心行之何不善之有若無孝弟則於父子天性已有物我睽隔持此凶德而往陵上殘下無有紀極充類而至不作亂不已也可不戒哉

孔子以不爲周南召南爲面墻蓋不務本原尋路頭而欲施之家國天下自是通透推行不將去伊川易家傳云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又曰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孔子以益者三友蓋取以講學輔仁與易大象麗澤兌相表裏此友之倫所繫甚重不可一日缺

也明道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亦得此意

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蓋朋友而戲非克終之道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只是久而能敬故傳曰敬德之聚也

程子以朋友忠告須以誠意孚於未言之前數則斯踈矣此非特處友亦得處己之道所謂忠與信正在裏許

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愚謂曾點見得道

理中物各付物意其氣象大漆雕開却是見得道理中有未信處知體用大故曰已見大意

治經遺道伊川引韓子買櫝還珠遺了櫝中好物然猶知有經在後世治經求仕而遺經則所謂得魚忘筌者是已可慨夫

橫渠謂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蓋學貴識得大段道理不在多聞多聞亦喪志於吾身心實無所益若聖賢切要言行則不可不聞耳

程子以爲文爲玩物喪志呂與叔以文似相如類

人言言言言言言言
非如將一物來玩弄心只在物上故喪志俳優
又以猥褻之戲欲人之喜其失更遠矣

延平云聖賢言語但一綽看過便見道理者却真
意思纔着意去看便蹉過了多大抵道理本平
易不可過索深求也明道在倉中數椽事類此
意

朱子答嚴時亨論性以孟子答告子一段言學者
看書中義須同中識其所異異中識其所同然
後聖賢之言通貫反覆都不相礙各說道理則

互相逃閃終身間隔無復會通之時矣

朱子答孫季和云學校固不免於舉子文然亦須
告以聖學門庭令弟子略知脩己治人之實庶
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

朱子答蔡季通云思索義理到紛窒處須是一切
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
覺得有下落處此得之李先生曾說來愚謂不
特思索義理但存養應事亦須掃盡胸中雜念
然後心體之虛明常存見得不差

又荅呂子約云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一時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泛然讀之非所以慎思明辯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謂論語爲入門路數孟子作用處多大學本末備舉中庸要其歸極二書有挈綱領即知大義然其中間工夫次序義理精微非盡研窮融會不能浹洽也

又荅尤叔晦云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好

伊川先生云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去求之可也註云得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則有規模

孔子荅或人問禘與言旣灌而往不足觀註言魯君臣懈惰意若無所考蓋郊禘非禮魯後世猶行之故方祭始灌地降神則所降之神皆非魯之所宜祀而其端已非禮矣大端旣失雖以後之王帛鍾鼓儀文升降亦將何觀至於問禘不知實爲魯諱治天下如指掌則言周之禘禮之

大者也治定制禮既立始祖之廟重其本原以爲祭始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五年一禘而以始祖配之蓋以其仁愛誠敬之心不忘其本泝流而源極於無窮其義極深遠又禘爲次第有締合意與易萃卦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祖考渙而萃聚其精神之義同仁人孝子制作意義精微其理實侔造化以此格幽何幽不格以此動物何物不動運之於治天下直猶反掌耳朱子論東坡以舜禹避朱均慮其避足以致天下

之逆至益避啓又謂其避之不度而無耻類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凡辭讓者皆欲陰取而陽爲遜避不自知其爲非也愚謂蘇子文人喜爲高論欲搜抉前人未言之意而不諒聖賢至公無我之實

程氏以帝王之學與儒士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然以大學明德首言之則天子至於庶人其學未嘗異也但爲俗儒務於章句恐帝王亦效其尤而忽於推行故

耳

讀書劄記卷四

讀書劄記卷四

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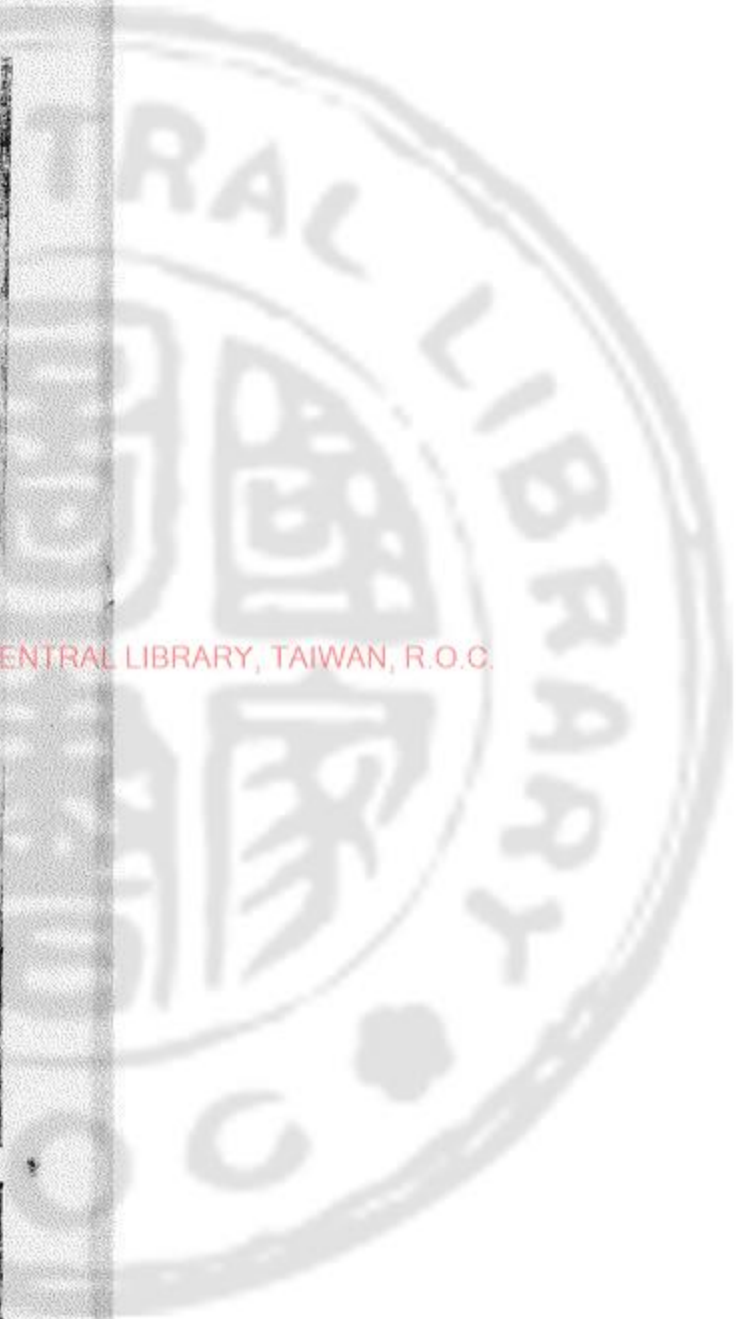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購此書
非容易
願後來
勿棄

讀書劄記卷五

謝上蔡持體驗克治工夫甚力却從禪學中出來
以知覺為仁以樹根比念頭雖皆切實而不能
無本來氣味朱子以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
夫楊龜山下稍皆入禪學去故程子曰我死而
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然尹和靖又似少窮理
之學故充拓不大

杲老欲張無垢用其禪學改頭換面出來蓋欺人
也而無垢竟用禪不改若劉元城貶南安章惇



遣判官至欲殺之是夕鼾睡如故至死不畏若
直禪矣然其勁節直氣則恁地光明象山從禪
着脚却從高處立論與人多拗故朱子謂其專
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則於聖門
下學上達大學格致誠正工夫已漫不相關矣
象山與朱子鵞湖議論多不合且指朱子為葛藤
蔓說若以氣折人而不察夫理之本末精粗內
外聖賢原是如此教人其等斷不可躡易非朱
子杜撰之言只是朱子推明得詳盡如云大學

首章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有以盡其
大而無餘者也其荅項平甫書云子靜專尊德
性而其平日所論道問學為多當反身用力去
短集長庶不墮於一邊耳觀朱子平生論說義
理甚詳備誠如繭絲牛毛然歷歷皆有根據下
落而子靜少平心易氣偏拗處多不知尊德性
者何在而朱子則欲就其所謂德性會歸而同
之也然則晚年自悔麤心浮氣蓋悟往日之差
其進亦可知矣

又曰子靜說克已復禮云不是克去已私別自有箇克處又云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看它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脩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要如此愚觀自古大聖大賢如伊尹孔顏孟其相師相勉精察力行只是一個志若無志不知何所向往何所歸著宋大儒多於禪學中著脚既知不是便走出向實地大路上行若子靜恐未免沉冥其中耳

近學以大學在親民宜從舊本不用新民愚謂講說道理在親切妥貼不必拘於一字且新民與明德相應蓋自明其德又當新民也且引諸書於民上皆無親字曰親其親曰親九族曰親親皆以所親而言曰百姓不親以民自相親而言若以民爲親則是兼愛無親踈也明者必能辨此

或比堯舜孔子湯武夷惠如金有輕重等鑑愚不知顏孟曾閔以下只有幾多鑑也要之聖人德

無不盛所以孟子只言性之反之之異耳至若
伯夷柳下惠其實不及顏子故孟子就其一節
之粹而無雜者亦以聖稱之正不可拘泥在跡
上

或謂知行只是一個工夫不可分作兩段事與易
知至至之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孔子知之不如
好之意相背又曰敬即無事時義義即有事時
敬兩句合說一件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意相
背大抵聖賢說道理有本原有作用理無二致

而用工則有先後故其次序如四時之不可易
若欲打滾一處或倒做了工夫恐於道難入也
或謂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曾行孝
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如痛必自己痛了方知
痛饑必自己饑了方知饑愚謂人能孝弟稱其
孝弟可矣何必稱他知孝知弟知在我乎在人
乎不然人已知行之間真世所傳蕉鹿之夢也
又痛與饑知之無益痛必拊摩而使之平饑必
飲食而使之飽終亦力行之在後也若費辭求

異互相逃閃以求必行恐於平易處反戾
又謂只說一箇知己自有行在則是周公思兼三
王仰思而得之已不須待旦矣痛與饑寒事却
似行到方知類象山解君子喻於義必要好後
方喻與程子所謂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又云須
知了方行得意相反若行遠不問道先知所向
未免摘埴索塗冥行而已耳近嶺南黃才伯云
知如目視行如足行既有先後又非徒知而不
行者較能發先儒未言之意

或謂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却不能孝弟此
已被私欲隔斷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
是未知此等語亦自痛快切中人病但云知行
本體聖人教人正是要復那本體愚恐二字無
本體只有知之真與不真行之力與不力者耳
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正此之謂也

或謂貨色名利等心一切都消滅了只是心之本
體自無間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未發之中便
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發而中節如此只

說得至誠能盡其性者也若常人之心易感而動其動也天理之道心常少物欲之人心常多貨色名利等心如何會自然消滅得盡便至寂然不動廓然太公發而皆中其節哉大舜惟精惟一精察理欲之幾而決去人欲以循天理斷斷乎不可易者其次則莊敬以存養之而已或謂居敬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是以中庸尊德性道問學頭緒混為一處又謂戒懼慎獨只

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若意念未萌善惡之幾未兆原無有知須安靜以存養之何用省察及其感而幾動則宜省察以決之何用存養人心動靜隨處可以用功若打混一處尤難得力也

或以格物為正物如大人格君心非之格若曰自正其心則物字無下着落若去正人心與自己知至意無相關而上文正心意義又重疊推說

不去

或謂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愚觀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理雖具於心而實散於事心意中似不可着物着則不能虛靜而物其物矣至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噫焉有舍已而於物上反用如許工夫哉

或謂致知內兼行格物取物自正之義無工夫無先後愚謂此孔氏遺書其克積工夫先後次序最為切要而精確恐不可輕以他說易之其言修身行乃在其中矣其言格致蓋謂致極吾心知識全在窮物之理則能會通曲暢內外昭融而明德可明矣如此亦自明白奚必為竒異以疑人之見俾反覆漫眩而無所從入况先後字已見經文及古之欲明明德句下又疊有先後

字工夫至格物而盡矣不然下文物格而後知至句豈徒言哉高明者自當有悟

近學有謂人不須多讀書六經亦聖人之跡耳果然則顏子所稱博我以文易謂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何意耶且六經所載皆天地萬事萬物之理帝王君臣經綸裁輔之道與聖賢在下蘊蓄憂違之情淑諸徒以傳諸後者在焉非講習以窮其理則無以致吾心之知而知所往吾恐其所獨見以爲明者未免局於私智而

於事物終扞格而難通必不能順應以方於義矣

世學或謂心中不須用一箇敬字且病宋儒程朱主敬及主一之說不知敬非別物只是尊德性常以心爲天君爲嚴師翼若有臨而不敢怠放聖人純一無僞有自然之敬齋戒以神明其德所謂齋莊中正是也賢人嚴恭寅畏有固守之力操存涵養不敢放置所謂整齊嚴肅是也其用功則不妄動之謂誠弗岐二之謂一不偏倚

之謂中止紛撓之謂靜無邪曲之謂直中有主
之謂實去物欲之謂虛其實一也外則踐履執
事使民常整思慮斯須不忘正衣冠尊瞻視非
禮不動是也舍此則靈府無主人心客氣交病
於內耳目口鼻四肢富貴利達諸欲攻奪於外
辟如所居藩籬不固中之所藏寇竊得與我共
之我方在外奔走救急不暇雖有良知亦將為
所昏塞而無所用其明矣考易詩書所稱曰敬
直曰敬德曰聖敬曰敬止曰毋不敬曰脩己以

敬聖人以此洗心其言若出一口而謂盡非乎
哉

商書咸有一德云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舜察邇言
詩詢芻蕘孔子問禮問官是也善無常主協于
克一又曰一哉王心舜之執中惟一孔子之一
貫是也尹湯一德其傳尚矣程子以敬為主一
一蓋天理渾具於良心不為物欲之雜可以統
會萬殊而貞天下之動以歸于一而或謂主一
之非至謂一心在好貨好色上亦可為主一不

知要誠意之功何用夫乃未之思乎

或以平生篤志僊釋自謂既有所得者三十年後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始自嘆悔夫聖人之學易感人而平時舊習未能猝去明道見周茂叔後十年遇獵喜心復動可見偏好非旦夕頓悟所能移也但才氣高邁者未敢誣其盡無所見以悔平日之差只恐放言論道猶坐測度之見如明道語荆公觀塔而未入其內雖有聰明說出一段好處可喜而於渾實的確處未免

走作若以其說遂行則不敢不辨

前言往行善者甚多學者固當多識取益身心不可掄取遂爲已出後世有著作者旣或瑕議先儒一二又多竊其言以文其說如世有大學中庸管窺不知何謂也

或謂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愚謂下學之事即上達之理學者固欲緣此一蹴而得之然其氣稟才力亦自有限不可凌高獵等及至汗漫而

無所歸入程子曰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
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如此言何
嘗分而爲二

世之英才美器煞有高見者得人一言兩句起發
而求之反自有得力處但不須泥於新說若只
以論孟觀之自是平實有依據宋儒如朱子議
論雖多然皆說盡學者之病與夫進爲之方聖
賢門庭路逕淺深曲折可尋而進但須博求而
約守之耳簡便徑捷之說雖易聽可喜若無忠

信積累工夫下稍頭無着落恐終壞了士習非
國家養育實才脩明治化之意故不量其寡昧
而辨言之非得已也

宋之儒者議論明粹莫過於周程朱子詳其語意
皆原於六經孔孟之訓或以闕塞而旁達其流
或因支離而引通其會或隱約而宣之使明或
斷續而仍之可久皆自本源而枝而派宏綱大
旨要不詭于聖門而夷考其脩身行己之實又
能相符不徒爲口耳孟浪無根之說惟在學者

約取而力行之耳夫卑下者溺於近高曠者騫於遠簡易之理中庸之道自古爲難若厭其議以爲不足行而別爲一說以新人之耳目則是六經孔曾思孟之書皆可盡議而異端之教固可脩身治世而傳遠矣辟之巨室大匠繩墨已定自棟宇梁柱至於榑欂侏儒皆不可缺苟欲去一木少一件雖有公輸若爲支持終不免棟撓之患其能久乎

宋儒言語未敢說純是聖人口氣觀論語書孔子言語平約而理該更移不動顏子和易曾子誠篤至孟子剛毅中又有圭角三子幾於聖矣而尚隔一關後儒蓋賢人說聖人事也張子曰吾數年學恭而安不成雖氣象亦有難似之者况其言豈能渾然如出口耶或言下學或言上達或言體用動靜或言性情工夫要其大義不詭於聖賢路逕斯已矣觀漢唐以後儒者談經做文字於道理多少病痛至宋始粲然復明吾人童而習之長執以用世若考論事理似亦無妨

惟於所趨而成異之自非尚友之義惟吾高明同志者思焉

理以條分爲字義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是也義以制宜爲字義如父子當親君臣當義之類是也然非其人則道不虛行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孟子謂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故禮義廉耻國之楨幹人之紀綱不可一日而無斯須去焉者也子思以率性爲道宋大儒始推明而行之而爲忌者詆指曰僞曰黨至使空

人之國而宋因以不競夫士脩其禮義以存國脉使得遂而空之以利其富貴宋之國家世道不亦可悲乎夫道不明久矣不知實踐止以閉門兀坐爲事高帽大袖爲奇而竊虛名者固不足道若人能以禮義廉耻自勵必欲詆指而非笑之然則彼何人哉是可歎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書劄記卷六



臯陶謨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聖帝明王只知其責爲代天
理物其經綸裁輔以奉若天道合如此故有天
下而不與焉若視爲己私分命德爲恩討罪爲
威則於天人之理判不相關而天德王道遠矣
記曰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
之所以飾怒也此語頗近按圖索驥於理若未



深究恐後人主以是爲飾喜怒之具而已

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
南面而已矣此最善形容德盛民歸無爲處北
辰握其樞以運元氣列宿五星各司其局分布
以成歲功而北辰若無所與舜內命九官得禹
稷臯夔之徒宅揆分治而外敷奏試功式序群
后三載黜陟幽明以熙庶績其氣象正如此周
公立政旣重左右常伯常任準人以至綴衣虎

趣馬之賤皆欲其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其勿
以儉人其惟吉士懇懇爲成王言所以爲輔弼
疑丞師保瞽史箴規書諫之任盖無一之不備
使其中心無爲脩身以建極操柄以致治法乎
舜也後世校程書者旣叢庶務於一身而失君
人之綱事佛老者又置天下於無事而墮萬幾
之理宜國祚之不永也

書臯陶謨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君爲天子臣
爲天工如天有四時五氣五行代以成亨毒之

功不自知其官爲已有也故三代以上賢聖之
臣如臯夔伊傅周召功業著而天子不知疑德
望隆而同列不知忌且交孚而推讓焉只是實
德昭彰而心公天下人見可敬愛可法則而不
知其高於我也若諸葛武侯治蜀能使廖立垂
泣李嚴致死亦其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
益所致先儒謂孔明三代遺才信然

古之教者自子能食能言已有訓誨家有孰當有
庠遂有序國有學雖閭巷亦有致仕之三老坐

於里門察之使出入受教八歲入小學則令學
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蹈所習皆灑掃應對進
退周旋敬謹禮樂之節所行皆愛親敬兄忠君
弟長隆師親友之懿至十五入大學則又教以
窮理正心脩身治國平天下但推此加之於彼
而已周禮大司徒以三物爲教而賓興之者德
行道藝已寓乎其中又曰五禮而教之中六樂
以教之和蓋交舉而互言之耳士生其時旣無
倖進趨利之門至四十始仕則德成性定隨用

而輒效矣程子所謂小人脩身君子明道賢能
群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
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觀
後世只以文藝取人父兄童而教之士專而習
之以媒利祿至於性情之正德行道義之趨漫
不知爲何事其能不混於流俗不汨沒於聲利
而超然自信者蓋千百中之什一耳而欲美士
風成善治胡可得哉

楊龜山以三代兩漢人才之盛取士以行不專以

言宋詔內外官舉經明行脩之士中第優其恩
典庶幾近古然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
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
士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無以別於衆人謂
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至
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一切罷之待遇恩
數居經義諸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
人人篤於自修愚謂此意亦今日急務若使取
用其法提調得人別設德行一科不必責之文

詞要在通經略知當世之急務待之異等其人
必能以禮義廉隅自勵士之習熟語言文辭而
於身心漫不相顧者當改絃矣

明道先生薦士之疏有成周鄉舉里選賓興之遺
意神宗方銳意求治而信用荆公新法惟務理
財爲急故其說遂不可行矣

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
息合同而化而樂生焉本孔子易大傳天尊地
卑之語經常既定萬物太和而自生樂周子曰

陰陽理而後和亦此意

天叙天秩禮之本也九族旣睦使民興孝興弟樂
之本也書曰皇建其有極敬用五事農用八政
本禹謨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而衍之此禮樂之
所由興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此禮樂之所由廢也故歐陽氏曰三代而上治
出於一而禮樂達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
而禮樂徒爲虛名論治者要識此

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以禮樂對鬼神言內外

本末皆無可歎也又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陰陽鬼神之神禮樂鬼神之用記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張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蓋有嚴泰節和之意於人身日用尤為急也

古禮非不可行於今只是風俗人情習染日就漓薄不如古人性情有養執守得定若欲槩舉並行將有盡廢不勝之患矣苟撮其大經要義而習行之使有志之士知所持循當別有會通處

禮有定體定則於人有定分而物理參差不齊所以揆度裁制使皆得中而無過與不及低昂之謬者義也故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然有不同然者失其本心者也

朱子曰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且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愚謂孔子曰齊

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此乃履中正處
為禮之根本惇人倫施教化皆由是以出之就
通於政實不可易所謂三代相因者也儀文品
式皆遵豆事制皆隨時却在所損益之內
禮儀最多如曲禮所載可見皆緣人情品節而為
之故易曰嘉會以合禮又曰禮卑法地言無所
不備也而其間各有意義學者當知其然若讀
而不知察察矣而不知踐却似於人身上無干
涉也

禮樂防閑人性感通人心立國之大綱通治之大
道也故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也管子以禮義廉耻為國四維不張乃亡
觀五代自曹魏而降雖以奸雄智力竊得天下
而蕩殘禮義人心無復藩籬故不旋踵而變生
於內一敗不可支矣

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又曰信而後諫此諫之本
也程子曰人臣須體納約自牖之意此諫之機
也夫臣子進言於君父必誠意惻怛溢於言語

詞氣之間使之深思感動則吾言易入而天下蒙其福矣若戇諫危言而能虚心聽受又嘉賞之則人君之聖也

允居官當素其位而行如委吏乘田至於郡縣監司皆有位分必有事事只於此中求盡其職更不別生慕外越分而為之便是道理其要只在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而已如刑名錢穀雖粗事於中求得其情而擬議平允出納公當即是道理若於此張其威聲務為矯飾以銜名要與其

心已欺矣况害及其人壞及其事者乎至於委棄忠勤馳騫倖進則其人又為污下而不足責也

朱子曰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是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為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

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斷欺蔽之患

法政令所以一天下之動者也法易變而難信矣須用之以常法二三則民聽惑矣復執之以信法不行則上德墜矣須付之以人啟而更之歲會而月考之非其人則易之而後法令可以行也

孟子鄉田同井相助恤之意若爲井田之善而發其實周官九兩繫邦國之民君師治教朋友宗

族長幼鄉黨比閭車徒兵馬之類無乎不寓以此良法美意聯屬其民至於死徙相安此人心所以固結不解也比管子作內政專於富強其國者異矣

井田程子以爲可行張子欲用算法折地以授民用四標竿畫地定經界要之不井田經界而欲行王政均徭役廣儲蓄息爭訟美風俗也難矣然其法勢難卒復董子欲限民名田在當時亦未曾行得朱子曰欲行須經大亂之後田盡歸

官方可給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愚觀唐自中葉藩鎮專恣恐太宗之後亦不能常守也後世貧富相縣絕矣政煩賦重民生日不自聊豪民右族有餘力以待其敝貧者勢必盡破其業而歸之數年之後羸縮遷變漫無紀極若欲稍爲裁抑非選用良吏節用愛人興利除害徐議限田之制而善用之將有不均之患橫出而莫可制矣

南風之歌洪範之政與孔子論政大學釋平天下皆以阜財足食爲要觀易損益二卦知天立君本爲民也自管子始開山澤利源以富強其國秦有頭會箕歛漢筭商車權緡錢悉秋毫以自奉兼事遠夷後世因之食者旣衆生者又寡爲民牧者又以貪憤朘剝其間是宜民生日促一遇大侵非死徙則驅而爲盜王人導利而布諸上下之意微矣

禮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

制國用量入為出周禮倉人廩人所掌九穀除
匪頒稍食之外必存有餘以治年之豐凶遺人
掌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縣都之委積以
待凶荒至於道路廬室候館皆有積故遇歲歉
而民無饑後世賦重而田無定分雖豐歲猶有
饑故救荒莫重於積貯之多叅以常平杜倉之
法又擇廉平之吏堅守而力行之庶乎其稍濟
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

賦歛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

足所謂均節也按天官太宰九賦曰邦中四郊

邦甸家削三百里外大夫所邦縣邦都關市山

幣餘職幣所斂掌是也九式曰祭祀賓客喪荒

羞服羞斂食物工事幣帛芻秣匪頒賜分好用燕好

是也歛與均並言蓋量入以為出也文王治岐

關市不征澤梁無禁今有關市山澤之賦豈周

得天下而遂廢之耶抑天子國用匪頒厚往薄

來固非諸侯之簡節耶但九賦既有幣餘山澤

而九貢中復有幣噐財物蓋各舉而互見耳攷
禹貢五百里甸服為天子所居四方各五百里
納總納銍及粟米成賦中邦為九賦之類而九
貢則諸侯之所共也

太公望立九府圜法用之於周官太宰及大司徒

蓋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金

日貨布帛日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內府頒其賄於

受用之外府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皆受財用
貨賄則九府相均而通故謂之圜其泉府專掌

市之征歛其不售貨之滯於民者買之物揭而
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使其流通無滯故謂之
泉又漢食貨志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
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
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蓋用字以取義也後世
流通之意少而益上之政多所謂鹿臺大盈之
積終不為吾守也亦獨何哉

柳子厚以封建為勢其言亦近是但云非聖人意
則是聖人視天下為己私物因諸侯合力共取

不得已而分封之豈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之意哉蓋聖人之心至公無我天既付以代天理物之任而不能獨治封建有德有功之人理也勢也封同姓親親也異姓尊賢也後世人非三代其賢不足以負荷如漢封功臣及同姓為諸侯王未幾叛者數起遂為滅國易負且乘致寇至謂之慢藏誨盜其能久乎

封建朱子亦以為實不可行郡縣非其人則易換然而不可常治愚意只須用三代之教成就真才以為世用監司郡縣皆得其人重郡縣之職任事權使得專達而部使不得以喜怒私情凌轢阿庇嚴賊吏之法俾不得以貪憤剝捶其民而驅之盜亡其教養民者亦倣三代之政損益行之庶乎其可治也

王者慎於用兵而六卿六遂都鄙立乘伍兩軍師之法最為詳盡蒐田大閱治兵振旅之事蓋罔不勤五服自揆文教之外即奮武衛且有方伯連帥以總之設高城深池之險以固守之又明

荒服之制以防四夷出入此所以能制治保邦而銷未形之患也

程子曰兵以正為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傳曰秦之銳士不足以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仁義所以正用衆也

兵所以毒天下帝王不得已而用之惟用於中國以定禍亂而不輕用於四夷以倖邊功蓋不欲以夷狄禽獸傷吾民也至秦皇漢武始事遠夷

以貽後患中國財力於斯敝矣

為將用兵之書雖多然太公六守孫子五事之經自是為將綱領而儒者則務耕練以固根本開公誠以安反側明賞罰以激人心而又審時識勢達權制變任用得人無不可濟如趙充國諸葛武侯楊叔子杜元凱韓忠獻范文正諸公未嘗跨馬而指揮運動咸合機宜邊人畏服而不居其功此可為法

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饗功幸利之人黷

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夫蠻獠緩之則豺噬豨勇于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薶而禽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又曰禦夷狄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

以禽獸待之可也

朱子曰昔帝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命臯陶作士以弼五教王者之制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權之然刑一人而天下聳然不敢肆意於為惡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論刑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至於鄙儒姑息異端報應俗吏便文自營之計一切以輕刑為事反以長其悖逆作亂而使獄訟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

爲政者不先以教化隄防人情至其犯罪一切操
繩以法俾欲改過其道無繇直是俗吏若教而
不改則當誅矣惟殺人之盜瞽不畏死孟子所
謂不待教而誅者也若經界正賦役平綱紀立
善惡明則獄訟自當衰息奸宄不敢縱恣今不
此之務而類以多成大獄流徙重刑麗法積案
下位以此法能監司以此殿最宜其理道之日
離而民風習俗之日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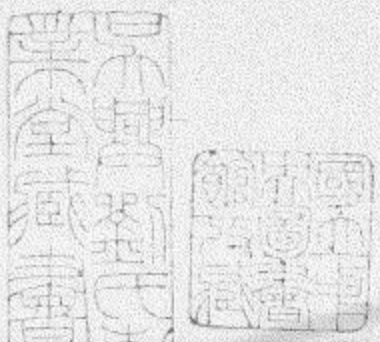
讀書劄記卷六



讀書劄記卷七

禮經解言六經之教石梁王氏以爲孔子時春秋
筆削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以此知決非孔子之言其論甚是
縱使言及易與春秋亦必不槩及它經而悉數
其學之得失文辭煩促如此也然其潔靜精微
等語亦得易之本旨宜不可廢

伊川先生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
須自體究蓋造化道理無窮須如此說大抵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川易傳說盡物理易之本也晦翁本義則兼卜筮言之易之用也要之非卜筮無以觀玩而知占非物理無以致用而成務二先生之言實相表裏學者宜並觀之

伊川曰看易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賢衆人學者君臣無所不通此正謂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又曰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大抵理無大小其本一也邵子皇極以易大

義在意言象數左傳所謂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

人物之象滋多

滋而後有數亦此意也

易坤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蓋西南陰方柔得從以類行然獨陰不能成也東北陽方柔失類而從之然後可以利萬物故曰乃有慶也然以正合如震一索得男而坤以安正待求乃為得吉若姤之取女則非安貞矣觀彖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一節正意若與本義不同惟程傳與彖義合當以傳為定

遯小利貞本義以爲小人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浸迫於陽遯義本爲君子謀小人非能正者其浸長於下勢猶未甚君子尚可小貞其道以維持之大象不惡而嚴之謂也若否之不利君子貞正利貞之義質之程傳較順

明夷以明見傷利於正固聖人雖爲垂世明道而作然其實豈非文王姜里之時乎周公諸父之辭曲盡其義豈非克商之事乎用拯馬壯赦西伯也得其大首商倒戈也獲明夷心崇侯譖也

箕子明夷微指其實至上六而言益深切矣孔子彖傳亦以文王箕子爲言厥有旨哉

渙九二陽居陰位宜有悔者然當渙二乃得中之位九來居二而得其中是陽奔就机憑以爲安不窮於上也故亡悔程傳以初爲机二爲馬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時皆無應與但以陰陽親比相求二急就于初以爲安與本義不同然據彖之剛來而不窮則此爻之義從本義爲是六三傳以爲質陰柔才不中正雖有上九爲應居

無位之地豈能拯時之渙止於其身可以出險
而无悔耳不能及人者也愚以大凡有所樹功
立事非陽剛之才德弗克如建侯之利於屯利
涉大川於頤棟隆於大過朋來於蹇俱陽剛之
爻本義以六三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
而無悔然散財恐非陰柔不中正之人所可能
也又當以程傳爲定

夬以五陽去一陰上六居窮極之時爲國家蓄害
去之不可以不決九四以陽居陰而不中正欲

止則衆陽並進於下而勢不安欲進則居柔失
剛而志不決本義謂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
其後則悔亡以釋牽羊之旨傳以羊者羣行之
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羣行
可以亡其悔然旣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
亦不能信用矣以戒不決之人爲得去邪勿疑
之義今當從之

易簡之善配至德本義兼以爲人事言之但此章
本贊易之廣大天地四時日月對待交舉如云

與天地合其德日新之謂盛德天地之大德曰
生之類皆至德意與易簡同參諸本文類順
吉凶貞勝蓋剛柔變通之間則為人事之吉凶惟
貞固常久之理則可勝理勝則凶變為吉矣與
下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天下之動貞夫一理皆
以明貞勝所謂君子脩之吉是也

六位成章卦之六爻初剛二柔為地道三仁四義
為人道五陽上陰為天道天地人之道既立迭
相為用則天地人文燦然備矣

本義發揮卦體卦德卦象卦爻陰陽之位吉凶之
占而繫以人事之得失言約而義精矣稍可疑
者存之以俟知者辯焉

堯典欽明文思允恭克讓是欽明在內而允恭在
外也文思只如文理密察之謂舜典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與贊堯義同通明為聖濬哲非聖之
事乎言外溫恭則內欽明可知矣聖人純敬之
德與傳心之要萬古如新要無有二義也近世
學者忽於用敬之說可以自悟矣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愚謂五帝以前人主無甚失德故史臣大槩紀其一代事業與三王以下授受治水革命大事書而藏之如周公藏冊金縢是也至春秋時王者跡息諸侯橫恣孔子欲存天綱人紀乃具得失於各國各君之下以詔後世故不得不爲書王及編年耳抑史官至

周禮始備天官之屬太史御史以下多數十百人故列國諸侯皆有史官以掌記君臣政治得失如春秋傳晉董狐書趙盾齊太史氏書崔杼弑君至兄弟爭死以守其職可見

按孔子孫騰見始皇滅先代典籍始壁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濟南伏生爲秦博士亦壁藏尚書漢定天下伏生求尚書止得二十九篇孝文求能治尚書者伏生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伏生使女傳

言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略以意熟讀而已孔
穎達以秦誓非伏生所傳武帝時始出故云二
十九篇也又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壁其
藏始出止得尚書至說命諸篇今書註稱古文
為孔氏所藏其字科斗今文惟隸蓋以漢書為
今文也

凡讀史先須看其道德而後及其功業如堯曲首
曰欽明文思克明峻德而後光被昭格以至睦
族平章皆自內及外也其治則天時為始人事

繼之故命羲和曆象授時以允釐百工熙庶績
皆功用也舜典自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至於慎
徽五典咨四岳命九官惟亮天工以至明目達
聰皆事業也蓋其充積之久感通召驗治臻於
變時雍四方風動就是中庸言至誠無息久徵
悠遠博厚高明分明盡出唐虞體信遠順篤恭
而天下平之象及至禹謨世承極治水土平後
專以民生食用為急故以德以政歸于養民而
脩水火金木土穀為六府惇教以正德噐物以

言言卷七
利用衣食以厚生爲三事合而爲九功使皆得
理而不亂故曰惟叙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然
其治則比唐虞固有間矣至於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治定之初立中建極以王天下湯
誓惟有慚德曰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泰誓牧誓
武成尤爲費辭商奄啓釁非有周公以聖匡救
周鼎幾搖蓋遭其時之所難非二君得已也後
世非無古建官立政綱紀規模只無本源流出
如剪彩爲花畫工繪像雖若可觀而終不如它

天然精采血脉觀之諸史君臣言行治功可見
武王泰誓數紂罪惡辭意諄復若非聖人之言恐
孔壁所亡之文而漢雜之也武成篇孟子時已
有血流漂杵之語實爲古文蓋記事之過所不
盡信者也至謂文王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
承厥志則是武王伐紂爲利天下實非奉天討罪
以吊其民而文王之至德荒矣茲又可盡信乎
箕子洪範以人君主天地民物而天時人事其理
實相表裏故先言五行而卽繼以君德五事其

施莫先乎民故八政次之政以授時爲要故五
紀次之君道以正身爲則故建極次之然用人
行政須剛柔得中斯無折廢故三德次之事必
通於幽明合於鬼神而後可行故稽疑次之其
得失感通效驗各以類至故庶徵次之五福六
極又指其徵驗之實若有勸懲於其間感應幾
微如響斯答雖未必一一盡然要其理之所有
不可誣也人君致治注措之詳莫切於此然皇
極則曰欽福錫民無作好惡三德則曰臣無作
福作威休咎徵則曰卿士惟月家用平康不寧
又君臣庶之所同也可不慎哉

書周官先儒疑周禮六官無三公三孤意方條治
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責今按周官立太師太
傅太保謂之三公論道明曰官不備惟其人少
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私化而後及冢宰司
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明曰六卿分職是三公
無定位而六卿有定職也惟冢宰如曰冢子曰
統百官蓋爲六官之長綱紀百司自當推重也

又疑司空爲周公未成之書今旣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固當一時並建豈得先立此空名獨於官屬未置廼遽適當周公之沒哉恐無是也是知司空一冊亦經秦火亡失無疑漢儒補以考工記惟以工人造作爲言殊非設官之意又謂法制有未施用恐或然耳朱子曰漢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三十九篇無周官故漢置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無周之三公三少本以師道輔佐天子只是加官

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其說爲得之愚又按漢初置左右丞相亦三公之任太尉爲秦官當時所重漢興因而襲之又以司徒司空參用雜置已非其法惟唐六典亦得周六官之遺而知政事參議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政事參知機務同平章事並宰相之任已變公孤之制矣趙宋因用翰林承旨陶穀謂唐有參知政事之說乃以直學士薛居正侍郎呂餘慶參知政事遂使一

代官方變易名義疑舛元有中書令

國初因之尋復釐革專重六部而省其屬之多員
內閣如中書省多以卿銜而兼學士久則以公
孤爲加官乃得周制云

按蘇氏以書顧命康王冕服事爲非禮朱子但引
太甲元祀以見康王當然亦不言蘇之非是愚
以天子傳受天位上承宗廟百神之主兼以顧
命而繫天下臣民之望中柱睥睨非常之際所
以代統何離以新庶聽君臣之分定於厥初數

言非以爲一身之圖而已故太保承介圭太史
秉書俱由阼階齊御王冊命王三祭三咤上宗
曰饗以告神也王出在應門之內曰王義嗣德
谷拜蓋以喪禮見成爲後者以著代也旣而群
公聽命趨出王反喪服於天子變禮未爲失也
胡氏春秋例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臣民之心
不可曠年無君改元以著新君即位之始故曰
大居正若授冊受戒俱於喪次則何以承天受
代正統定分以一衆庶之耳目哉况召畢諸公

皆當時賢輔必能審酌先王禮義之中而察於
社稷相傳之重決不以草率而廢禮也又周制
期喪達乎大夫則諸侯亦在所略安得引庶人
將冠子齊衰大功之喪而例之天子乎非謂天
子之尊不行勢有不可耳惟三年之喪達乎天
子此古今貴賤不易常經而漢文乃有以日易
月之制後世踵而行之則可憾已

按穆王呂刑之可取者折獄則曰兩造具備師聽
五辭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用法則曰上刑適輕

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
世重如大禹謨所謂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周官
所謂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
中典是也至於贖刑則本虞書金作贖刑之說
不諒其係於鞭朴之下情輕而為之若墨劓剕
宮大辟有疑自當末減豈有罰自百鍰六兩曰鍰以
至千鍰是使殺人大斃皆可不死貨利充盈而
人命如草菅矣况疑之一字足以啓汚吏高下
出入之門作法於貪而欲救末流之弊其將能

平此周室所以遂不競也

漢毛亨作毛詩訓詁以授毛萇故史記謂之大小毛詩然多隨文訓解或斷章取義不能攷究時代推明大意以得詩人之心得朱子解而始著孔子嘗謂伯魚學詩其教門人亦以興詩爲始蓋不知興詩意思終不和暢古詩溫淡和平莊重典則雖感時托物不失性情善惡可感可劄諷咏之久自有以潛消湮鬱渣滓歸於動盪性情和平之真暢於道德之意程子云興於詩是興

起人善意汪洋浩大可謂善得詩人之旨味者朱子云先儒所謂刪後無詩非謂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亦此意蘇氏云陳靈以後未嘗無詩之說似可取失之大快無先儒敦厚氣象不奈咀嚼愚謂周盛時采錄及制作皆列之樂官或用郊廟朝廷或用於房中閭巷邦國以達天下所以風化天下者也王跡熄則化不行而詩響絕矣春秋傳燕享間歌多古詩知後雖有作蓋亦不復采矣

又曰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東遷後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矣要識此詩便知周南召南當在豐鎬之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是也

夫子刪詩以二南正家化國之始故列之於首程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龜山以爲一體而成是也與邶鄘衛十三國並存以寓感發監戒之意抑諸侯采之以貢于天子天子受之以列于樂

官於以考其俗尚美惡而知政治爲得之

左傳吳季子札聘魯見叔孫穆子請觀周樂十五國風咸有譏評二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邶鄘衛曰憂而不困王曰思而不懼豳曰樂而不淫齊秦稱其大魏唐稱其遠鄭陳知其亡自鄘以下無譏焉愚按朱子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季子猶未慊於二南之化至於邶鄘衛齊秦以下有處變怨思之懷有惰曼淫靡之習有超軼悍強之氣有鄙嗇急蹙之情

若此者顧猶亟稱之何哉蓋以文王之化止於江漢南國其幽冀濟兗青梁之間皆爲紂地猶未洽也下比列國季世雖多失德而姜姬內媛變而知常情以止義其臣尚思西周宗社播遷其民猶知興復桑田大夫感懷離黍則以先王教化禮義之澤宛然如存齊秦本無可稱而推表太公原其功也曰周之舊原其地也魏唐儉嗇憂患原其遺也豳風雖在君臣疑懼之時而俗本先公辭出聖理其美信矣鄭陳靡曼蕩茂

禮法國步斯感理固宜然情之邪正道之汗隆俗之美惡皆于是乎見之可以興矣至於二雅小大本出於朝廷賢臣碩輔禮樂之懿冠冕之詞而燕饗會朝或通於下或專於上時代升降正變因之孔子刪而兼取焉可以觀治也然小雅則曰周德之衰豈以其制作皆出於代商之後大雅則美文王之德豈因其詩多追述文王者乎孔子嘗謂武未盡善而稱文爲至德季子或得諸此矣三頌歌辭特稱曰至自直而不倨

至於五聲和八風平以爲盛德之所同也今觀商周之頌辭莊義遠音律和平魯祀后帝已非其禮而誇豔太過古風浸微意者歸重商周茲可略已

伊川先生序春秋傳以爲抑揚予奪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蓋三代盛時天經人紀旣明夷夏大防復正班爵等威皆有定制而不可易其有凌犯僭叛則王者誅討之而已春秋之時諸侯雖知有周而王政不綱貿亂滋甚其間得失

小大又自有不相掩者故春秋因魯史之舊各微辭以書之其抑揚予奪微闡寓於一字之間如持權衡以定輕重而所存以不墜者寔天地之常經百王之大法故曰揆道之模範也

伊川云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蓋藥方是人無病時但知有此可治病蓋因人病危急而用藥治之所以保全命脉也此喻極切

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春秋傳

讀書記卷七
為案經為斷又荅黃聲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
經別傳之直僞

延平云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為準玩
味當必自有會心處又曰春秋一事各自發明
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
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
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

讀書劄記卷七



讀書劄記卷八

揚

卷八

讀書

或問春秋魯隱公元年書春王正月孔子無位而
改正朔非尊周以大一統之義曰胡傳已言之
矣周天子政令不行徒有空名微於列國諸侯
史官之職盡廢孔子非史官也因魯史舊文而
斷以己意自成一家之言以繫斯文綱常命脉
於一綫將絕之際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亦自
知後世當有罪之者罪之非知其心也蓋書元
正始莫重於天時莫尊於王莫過於夏時之正

舉春秋所以正時也一言而衆理具法亦寓焉
所謂如造化簡易而微妙無窮者也然三正通
於民俗而四時之序則斷不可易或謂周建子
以仲冬爲春而孔子以爲正月其說誤矣

胡傳以爲春秋王朝公卿書官王大夫列國命大
夫諸侯之兄弟中國之附庸例稱字上士中士
書名下士書人其常也凡王大夫諸侯或黜而
書名書人如隱元年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
仲子之賵桓七年書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士

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大夫或進而書字閔
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以寓褒貶
其變也亦有不盡然者或沿舊史或先儒承闕
而不敢增而聖人用意深微有非後儒所能窺
測而盡得之者要在發明大義若其疑則不必
強爲之說可也

傳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春秋之盟非
搆私雖以講解則合黨與而連爭且軟血要神
皆捨正道而廢王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胡氏所謂凡書盟者皆惡之良得聖人之心矣
惟成公七年楚伐鄭晉合八國盟于馬陵以救
鄭而外楚襄公二十年晉合十一國盟於澶淵
聞齊侯卒而不伐其喪故皆無譏焉

春秋示後世以遇天變而謹懼者如隱三年書日

省食之桓三年書日有食之既共凡三十六莊

七年恒星經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文十四年有

星孛入于北斗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昭十

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大火星僖十六年隕石星隕

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風逆桓十四年

無冰成三年新宮災天火定二年兩觀災哀三

年桓宮僖宮災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李梅

實文九年地震僖十四年沙鹿山名在崩成五

年梁山崩文三年雨蚤于宋之類是也有遇災

而警備者書夏螟書螽書蜃子生書大水大饑

大雨雹大雩雩祭旱諸侯是也有因物變而紀

異者莊十八年秋有或虫江水恠含沙射昭二十

五年有鸚鵒來巢鸚鵒不踰濟魯是也有重民

力而書不時者如書隱夏城中丘城即僖春新

作南門桓秋大閱閱車徒備齊周禮中冬大閱哀夏築蛇淵

囿縱般樂等是也聖人為時君脩政恤民之慮遠

矣

春秋之旨有直書而義自見者桓十八年曰公會

齊侯于濼在今歷城縣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

月丙子公薨于齊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音遂于

齊所以著夫人以亂而與弒且奔也有曲其辭

而意盡者成公十四年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

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使尊

君故稱族尊夫人故又稱氏姑在故又稱婦大

夫不以夫人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

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

之

禮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繼立以士服入見而

受命薨則赴於君曰君之臣某死天子之哭諸

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服爵弁經紘

音緇衣或使有司哭之殯又使人隧葬必賙之示

恩義也諸侯之夫人亦有赴賵之禮春秋時禮法盡廢故有書年不書即位書天王使某來錫命沒不書薨書名書卒或不書葬天王崩不為奔喪書來求賻諸侯之嬖妾喪書天王歸賵春秋皆從削而貶之以存君臣嫡庶王法綱常於既滅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每不滿於魯郊宣三年書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泰山也成七年麤鼠食

郊牛角改卜牛麤鼠又食其角乃免放也牛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魯以諸侯郊祀上帝非禮甚矣知卜之於神不從而始免牛免郊惜乎不知卜之於心卜之於理也獨不能卜之於人乎蓋雖有孔子而卒不能用也

春秋於衛州吁宋萬宋督晉里克楚世子商臣齊商人鄭公子歸生齊崔杼陳乞衛甯喜蔡世子般許世子止葦直書曰弑其君某禮臣弑君子

弑父凡在官在官者皆殺無赦故明書之使知夫人皆可以討亂賊莫可逃也

春秋謹華夷之辨故隱公二年首書公會戎于潛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以著搆戎猾夏之漸也其後狄遂侵鄭侵齊伐莒又侵我西鄙至成公二年楚遂專中國之盟與公及諸侯國卿盟于蜀故首書公尊中國以辨夷自秦以下皆書人其貶深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義如蠻狄猾夏盜賊姦宄臣子篡弑之類方伯諸侯奉王命而伐之六師九伐乃大司馬所執諸侯不得而專之也周天子征伐不行自諸侯出互相攻取非利其土地通其貨賂則合其黨與固其私援故其書法自伐之外曰侵曰戰曰圍曰入曰遷曰滅曰敗曰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皆所謂無義戰而正其輕重之罪者也曰彼善於此只是齊桓因狄伐邢而救之滅衛而存之召陵責楚包茅不貢可予也若晉文踐土之盟乃召王以諸侯見其定王

室之亂則請隧因與以陽樊温原攢茅之田乘時射利所書皆一罪案耳

五霸孟子稱齊桓公為盛以五命辭有先王遺法孔子只稱管仲之功蓋仲之霸業在於尊王故召陵責楚之言皆翼戴王室諸侯信之翕然宗齊實仲假仁之功亦桓之能任仲也及其存衛而城楚丘則為專封內嬖而為夫人則為並嫡是五命之禁桓已先犯之矣故楚得以滅黃狄得以侵衛侵鄭夷狄猾夏遂為盟主蓋仲死而

桓卒莫之能救也是知正心修身致於王道皆聖賢所長而霸者君臣之所短徒能稍震一時而源頭弗清無救於末流之禍矣况晋文以下又以貪詐慘黷行之哉故孔門之徒羞稱五霸宋襄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若假仁者而用鄫子於次睢之社以祀妖神其頑冥慘酷甚矣宜其強霸之榮不足贖虜亡之辱也

董子以有國君臣父子皆不可不知春秋春秋有誅意之法人臣無將之戒蓋一念背理則惡逆

隨之易所以戒履霜也春秋雖誅亂臣賊子於
既死實所以戒將來人心之動於幾微使知毫
釐積慮之差即成大惡而不可以不謹焉非必
皆有篡弑之事也

歐陽氏論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其傳春秋
不能無失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
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三子者曰非公也是
攝也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臯
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許悼公之事孔

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曰非弑之也
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而從三
子信以爲然且謂息姑之攝會盟征伐賞刑祭
祀魯人皆聽命名實在已不爲攝趙穿首罪必
不宥爲善人而加盾無辜以大惡兼以父病躬
進藥而不嘗與不躬進藥操刃以殺其父三者
論罪殊科愚初以爲然及觀董子語臣子不通
春秋之罪然後知聖人責人以綱常大義而示
以謹微慮始之明鑒也夫隱初欲讓國而居攝

立不以正又不受命於天子故不書即位以寓
貶於法爲公而書公者臣子所稱於君父及桓
弒而書薨皆爲魯桓諱惡如以昭公爲知禮者
也若趙盾驟諫靈公君臣交惡而出奔趙穿遂
弒之盾不特與聞乎故也直假乎穿之手耳至
許世子止爲君冢嗣罔知君父爲重病不嘗藥
而輕以其命試之則雖哀毀絕粒夫何救於父
之死哉三傳紀其跡而孔子執其斷亦不甚害
乎其爲同也但歐公時胡傳未出學者喜爲新
說雜用三傳雖以公之辯論而不求聖人之心
惟文定得其旨矣

左傳有考據有詞藻但事多傳疑雜以怪誕不經
猶未能信之於理至以魯季以兵懼楚文王爲
愛君趙宣子以意弒靈公爲良大夫其文駁矣
愚謂禮記皆傳古先格言凡爲禮者記之如禮儀
三百曲禮三千皆是綱領節目使漢儒知禮各
本其所自出分記類聚更加謹嚴不敢以己意
率易竄入則後世不疑其亂經苦其煩而多其

議也即如曲禮首章何等嚴重古典次章雖窒
欲之事覺血脉不續索無味矣後世必有作者
以周禮儀禮禮記三書所載禮樂參互簡取列
爲經傳煩者刪之彙成一書則可與四經並傳
於無窮矣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
格言甚多如禮記樂記之類可無議者檀弓表
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
制禮運禮器亦多傳古意朱子曰漢儒惟董仲

舒最純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禮
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
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何曾說到這裏
必是古流傳此箇文字慮氏曰禮記乃儀禮之
傳儀禮有冠昏鄉飲燕聘禮禮記有冠昏鄉飲
燕聘義以釋之但周禮儀禮皆周公所作而禮
記則漢儒所錄亦儀禮之流也何以言之周禮
雖得之河間獻王時無有傳之武帝以爲末世
瀆亂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至於漢末

乃行於世惟儀禮漢初已行故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聖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故知儀禮之流也曲禮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布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俯手揖之所謂肅拜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拾級涉階之級連步

步相繼也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各順門之左右愚按請入爲席今禮無之但整席亦是入門左右與東階西階世之士夫多講不同然亦自明白入門中門也左右階以賓主耦行爲言入右所以趨東階入左所以趨西階至入寢門則主人自應東立近下西向客西立近上東向爲禮蓋鄉飲士相見禮皆以客尊西位也今入寢門請客就東而主就西則主反在客左客反在主右安得行時客左而入反居右乎皆非

禮矣至於坐客南面位而主就北面位則為君
臣之禮如曰北面事之尤失所據今欲稍從俗
猶存古禮則改正入寢門東西之禮請客坐西
南向主坐東北向次客則坐東南向如僕以附
賓亦可通也

曲禮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
乃以羊豕是言諸侯大夫祭皆太牢也王制曰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又曰諸侯
無故不殺牛則與曲禮牲殺及本文皆牴牾矣

又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祀夏曰禘秋曰嘗
冬曰烝是言禘祭天子諸侯之所同也又曰諸
侯約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約是
比天子祭闕四時之一也而與前四祭之說又
不同矣漢去周末遠諸儒考索註記必稽典籍
不王不禘之說何相戾與魯以成王賜祭周公
以天子禮樂孔子猶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
欲觀之矣近而其言尤可徵也橫渠以為作記
者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愚謂名稱所關禮之

大分豈可混而無別乎抑或禘祭常行於夏商諸侯至周始有定制以為天子之禮記者仍例執兼舉而互言之耳其書不出一手每有異同學者自當識別

月令呂不韋集諸儒所著記十二月之候見先王欽若以行政令與唐虞曆象授時齊政之意同魯文公元年閏三月置閏差春秋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以十一月甲子朔夜皆起於牽牛初度更無餘分以此為端故云舉正於中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謂之

中氣歸餘於終置閏以氣盈朔虛而歸蓋戰國儒者猶能知之國語單襄公聘宋過陳火十月大火之次朝覲矣道茀草多不可行也候候人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歸告王曰先王之教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陳廢之知靈公之將亡也月令所紀蓋有所

本矣但王者居處有常輿服物色有制澤梁無
禁警蹕以時其敬天授時順時行政中和之德
流通兩間雖未有矣乎天時而決不以形跡儀
文之末而屑屑求合也所謂居青陽太廟明堂
總章左右南北每遷其所車旂衣服各用方色
恒變其制揆之帝王執度章物以一瞻視恐未
必然周禮冬官獻人獻王鮪為魚薨曰祭祀賓
客喪紀征魚蓋有貢無賦今日賦及水泉陂澤
亦恐後世多方取民非王政無禁之法也昔魯

隱公欲往觀魚於棠臧僖伯諫之以為山林川
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
及也彼諸侯且爾乃謂天子親往嘗魚豈不矣
哉愚觀孟夏命太尉贊後傑太尉官名自秦始
不韋蓋欲以秦法而參先王之教學者宜慎擇
之

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獵以取獸田不以禮取
品制曰暴天物書曰暴殄天子不合圍四面諸侯不掩
群掩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絕水取魚獺祭魚孟春之候

豳 卷之八
豳 卷之八
豳 卷之八

豳 卷之八
豳 卷之八
豳 卷之八

豳 卷之八
豳 卷之八
豳 卷之八

豺祭獸然後田獵豺祭獸季秋之月也鳩化為鷹仲秋然

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

以火田不麝子獸不卵不殺胎不殀天禽獸之稚不覆

巢國語魯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苦而棄

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罝罾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

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獵魚鼈

以為夏稿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

乎置罝罾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

不槎蘩澤不伐夭魚禁鯤鮪子魚獸長麇麋鳥翼

穀卵蟲舍蚳蜋蕃庶物也愚觀先王以其中正

和平敬用五事以建惟皇之極所以制禮作樂

昭合造化感通神人成位天地而茂對時育物

至於法制猶能仁及昆蟲草木制其品節時其

取用禁其暴殄捐其細載以阜蕃息以助生化

其所以曲成裁輔之道又無不用其極王道備

矣宜其至和薰蒸兩間既無散陽亦無滯陰三

光順次陰陽序調寒暑適節風雨時至天無震

飈霜雹水旱之災民無疾癘夭札之患山川無
童涸崩竭之變生類無胎殯卵殞之虞蓋其氣
和而沴不作也漢唐以降不務脩德任氣縱情
舉動乖舛無以感人及物其上下乖謬睽隔氣
已不貫而又禮樂不興刑政苛荼賦役煩重民
不聊生自五穀秭珠象玉石以至女工麻絺
絲枲竭其原隰室廬之所出山海江河巖穴之
所藏終歲勤動而不足以養生送死斧斤相尋
戕及枿肆罟羅搜抉遍至胎鮪加以蠻貊盜賊

攘竊吞噬無復相生相養休息之道由是陰陽

元氣壞爛雜亂而無統欲其災沴妖孽銷弭不

可得也噫然則欲求王政者盍亦反諸本與

儒行扁文瀚而意激旨裸而語誇豈惟不善學孔

子亦非能言德行者也

禮運先儒以為出於子游門人所記與夫子答問

之時時既遠記憶傳寫支末益分固不能無增竄

之維其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為大同天

下為家是為小康所謂講信脩睦亦非帝者氣

彼徒以二帝三王官天下家天下如蓋寬饒
論又有揖遜放伐之跡帝王治效不同而不
非聖人之所得已也惟其時之使然也春秋
以下處士議大率類此然其間多有禮之大端
要盡語至理斯存有非諸子誕漫之辭所及存羊
愛禮蓋不能無感焉

商已前天子皆七廟所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是是也太祖位西東向北為昭南向南為穆北向
其前祖禰至高曾祖考為四親廟遠廟昭穆謂

之昭桃穆桃其遷者藏焉韓文公梓枌議以毀
廟之主皆藏於桃廟雖百代不毀枌則陳於太
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
據不可施行禮祭法一壇一墀二桃享嘗乃止
去桃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禱則祭之無禱
乃止雖於仁孝流通之意若有未安然其漸而
之遠則禮之所不能及而主遷於墓所蓋墓而
鬼饗之者也張子以為殷而上無不遷之太祖
至周始有百世不毀之祖三昭三穆四為親廟

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
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
故以祖考通謂之太祖若祫則請於君并高祖
而祫之蓋不當祫而特祫如後世合食是也朱子禘祫議王制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
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文
大抵士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
門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
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與一昭一

穆為宗皆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
以上親盡則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無
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

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廟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附

于祖父者也文王在右武王在左以昭穆次序一定不易別有門垣各全其尊不

以左右為尊卑也又穆王時文王當祧而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為文世室至共王時武王當祧故別立一廟於東北為武世室劉歆則以自武王克商即增二廟至懿王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孝王時又韓文公以殷祖玄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又韓文公以殷祖玄王

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代數已遠不復

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

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當禘祫之時獻祖始

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太祖宜從昭穆之列祖以

孫尊孫以祖屈又常祭甚衆四時之享惟藝祖

以下各祭合祭甚寡祫禘則惟獻祖居東向之

於其室昭穆南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

程子以為不可漫觀以其議論精到合於禮也

觀韓子謂太祖正東向之位朱子謂至唐太祖

在北及群臣家廟悉如今制皆以西為上則知

至宋廟制亦猶行夫古之制也諸侯則太祖居

北而南向昭廟二在東南穆廟二在西南後世

廟制行於朝廷王國而公卿以下皆無定法宋

仁宗詔聽太子少傅以上立家廟而有司不為

立制於是各為影堂又改為祠堂伊川謂無貴

賤皆祭高祖以下後人宗之但云廟向南坐皆

東朱子以為非是蓋古人戶在東牖在西故坐

於一邊乃奧處也司馬溫公曰神道尚右以西

為上廟主自西而列朱子以為亦不是古禮蓋

因天子太廟正西位而宗之晦翁居母喪家禮
既成爲一童竊而逃去至沒後其書始出其制
以祠堂立於正寢之東近北一架爲四龕每龕
內置一卓龕外垂小簾簾外設香卓於堂中置
香爐香盒於上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則高祖
房在西曾祖次之祖及父又次之繼曾祖之小
宗則不敢祭高祖而虛其西龕一繼祖之小宗
則不敢祭曾祖而虛其西龕二繼禰之小宗則
不敢祭祖而虛其西龕三祭排祖先俱以客位

西邊爲上自高祖以次而東皆正排旁親無後
者各以四代之班祔食皆西向非嫡長子不敢
祭其父如與嫡同居死而後其子立祠堂於私
室專取儀禮爲經酌古今之宜而兼取司馬氏
程氏高氏之說祔遷則取橫渠節祠則取韓魏
公所行爲法其門人楊氏復蓋惜其書不經朱
子再脩而雜取諸家發明之義以足之故其禮
參差猶未歸一愚見前御史聶氏文蔚亦嘗考
究及朱氏子禮之節要皆本諸舊叅以時宜及

國初行唐縣尹胡氏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祠堂以曾祖居中而左祖右禰至四世圖內亦以高祖居中左曾祖居中右祖左禰右而祭位則高等而祔位亦列於東西夫古人制禮必有意義非苟焉者天子宗廟皆坐西東向以北南爲昭穆昌黎裕議亦以始祖居中而太祖從昭穆之列况庶人之祭乃至祖排孫位並列揆之於義似有未安惟祠堂四龕旣無古人外都宮內寢

廟之制只得就其簡便易於斂藏而又隔之以板俾得各自爲尊不相嫌瀆與龕中列主俱宜如家禮從西以次而左庶不失古人一派流通與繼曾祖以下小宗虛龕不敢僭祭之義至橫渠論長子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更須士人承祭辟之河身轉隨徑流之說實禮之權恐廢祭從宜固難執一若時祭用仲及前旬卜日宜用溫公云分至日預於前月詣祠堂告期及祭之排位次序則從節要時制亦不失古人昭穆

之意也立春程子以爲生物之始故祭先祖則以祖考妣爲主而以高曾考妣共祭之季秋成物之始故專祭禩而諸祖皆不及其他立祭田忌祭墓祭冠婚生子及焚黃告廟改題爲俗節獻其時食之類洎祝文宜一依家禮云

讀書劄記卷八終

少司馬延陵養齋徐翁先撫貴時興文振武西南載戢鄉貢士王惟忠段以金周鑿葉履謙庠生吳民皞顧繼先黎宇藩維嶽輩凡若干人以斯道之未有聞也企翁門墻請郭蒙塞翁不鄙進之未踰年諸生恍然有得競錄翁劄記舊艸以來珍鏤惴惴然以弗獲公傳是慰乃釐爲八卷僉議庀貲壽之梓謂清偶有事學事介訓導楊時用過携相示幸卒諦觀爰肅作而語曰子錄翁之所記不越五萬言然于吾身天地事物

之理罔不函葉蓋本諸聖賢之言爲矩訓學者
能卽是而求之自當有會于心身以闢聖域視
世之眩竒求異者萬萬不侔毋悅而不繹爲也
謹左右厥成與同志共之旣竣事諸生屬清志
歲月義不容辭若翁德學勳業自有

國是在豈孤剪所敢私邪

嘉靖甲午四月甲辰後學閩陳則清謹跋

劄記一書先生撫貴州時與學者問答
辯究隨所記而成者也其間三才之道
性命之奧事物之理六經四子之言與
夫古今言行同異之辯得失之歸靡不
詳且悉焉道理充溢脉絡分明是非明
白功夫精審而要領卓如也學者一見
便有下列處若夫人心動靜心性理氣
知行存省克治主敬集義窮理等條皆

於故得新以真證妄有以發前古之未
言洗方來之臆說其有功於學者大矣
至於叢六經而類解集群言而折衷利
道旁通會群流於淵海真所謂萬法歸
一者也夫尚著作者陋簡淡雄辯博者
費詞藻竒新巧者厭成說而不知夫道
大中至正焉而已矣高不可亢卑不可
貶非夫言語文字所得而損益之也昔

季通作律書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
之成法而其獨得之妙則有當世所未
知者蓋惟真有所得乃能如是先生忠
信不欺體驗純熟充養有素而踐履篤
實自動靜食息辭受取予以至出處進
退出言舉步無一不揆之道而后安其
與諸生言造道育德咀嚼飽滿之餘語
雖約而道該辯不煩而理勝簡易精深

文理密察使人讀之有樂則生矣之妙
欲求先生之學而學之者豈徒於行墨
之間而已哉舊本頗訛伏讀之餘隨爲
訂正因書其所欲言者于后以俟夫同
志云爾

嘉靖乙未春三月甲子門人莆陽林華
頓首拜書

